



河南程氏遺書第十八

伊川先生語四集

劉元承手編

曰此在諸公自思之將聖賢所言仁處類聚觀
能認出來孟子曰惻隱之心仁也後人遂以愛
為仁惻隱固是愛也愛自是情仁自是性豈可專
以愛為仁孟子言惻隱為仁蓋為前已言惻隱之
心仁之端也既曰仁之端則不可便謂之仁退之
言博愛之謂仁非也仁者固博愛然便以博愛為
仁則不可

又問仁與聖何以異曰人只見孔子言何事於仁必

也聖乎使謂仁小而聖大殊不知此言是孔子見
子貢問博施濟衆問得來事太故曰何止於仁必
也聖乎蓋仁可以通上下言之聖則其極也聖人
人倫之至倫理也既通人理之極更不可以有加
若今人或一事是仁亦可謂之仁至於盡仁道亦
謂之仁此通上下言之也如曰若聖與仁則吾豈
又却仁與聖俱大也夫抵盡仁道者即是聖
若聖人則不能盡得仁道問曰人有言盡人道
謂之仁盡天道謂之聖此語何如曰此語固無病
然措意未是安有知人道而不知天道者乎道一

也豈人道自是人道天道自是天道中庸言盡已
之性則能盡人之性能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
物之性則可以贊天地之化育此言可見矣
曰通天地人曰儒通天地而不通人曰伎此
亦不知道之言竟有通天地而不通人者哉如此
云通天之文與地之理雖不能此何害於儒天地
人只一道也纔通其一則餘皆通如後人解易言
乾天道也坤地道也便是亂說論其體則天尊地
卑如論其道豈有異哉

問孝弟爲仁之本此是由孝弟可以至仁否曰非也

謂行仁自孝弟始蓋孝弟是仁之一事謂之行仁之本則可謂之是仁之本則不可蓋仁是性本也孝弟是用也性中只有仁義禮智四者幾曾有孝弟來謝本一作幾曾有仁主於愛愛莫大於愛親故曰孝弟也者其為仁之本與

管仲如其仁何也曰此人聞幽明微之道只為子路以子糾之死管仲為未仁此甚小却管仲故孔子言其有仁之功此聖人言語抑揚處當自理會得

問克伐怨欲不行可以為仁曰人無克伐怨欲四者

便是仁也只為原憲著一箇不行不免有此心但不行也故孔子謂可以為難此孔子著意告原憲他有所啓發他承當不得不能再發問也孔子貢者便能曉得聖人意且如曰女以子為學而識之歟對曰然便復問曰非歟孔子告之曰非也子一以貫之原憲則不能也

問仁與心何異曰心是所主處仁是就事言曰若是則仁是心之用否曰固是若說仁者心之用則不可心譬如身四端如四支四支固是身所用只可謂身之四支如四端固具於心然亦未可使謂之

心之用或曰譬如五穀之種必待陽氣而生曰非是陽氣發處却是情也心譬如穀種生之性便是仁也

問四端不及信何也曰性中只有四端却無信為有不信故有信字且如今東者自東西者自西何用信字只為有不信故有信字又問莫在四端之間如此說若如此說時只說一箇義字亦得可貫道不曰忠恕固可以貫道但子思恐人難曉故復於中庸降一等言之曰忠恕違道不遠忠恕只是體用須要理會得又問恕字學者可用

功否曰恕字甚大然恕不可獨用須得忠以為體不忠何以能恕看忠恕兩字自見相為用處孔子曰君子之道四丘未能一焉恕字甚難孔子曰有一言可以終身行之者其恕乎

人有以君子敬而無失與人為一句是否曰不可敬是持己恭是接人與人恭而有禮言接人當如此也近世淺薄以相歡狎為相與以無圭角為相歡愛如此者安能久若要久須是恭敬君臣朋友皆當以敬為主也此之上六曰比之無首凶象曰比之無首無所終也比之有首尚懼無終既無首

安得有終故曰無所終也此之道須當有首或曰
君子淡以成小人甘以壞曰是也豈有甘而不壞
者

問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方其未出門未使
民時如何曰此儼若思之時也當出門時其敬如
未出門時可知也且見乎外者出乎中者也使
出門者事也非因是事上方有此敬蓋素敬也
投物以誠人皆曰誠人蓋是素來誠非因接
物而始有此誠也儼然正其衣冠尊其瞻視其中
自有箇敬處雖曰無狀敬自可見

妙

問人有專務敬以直內不務方外何如曰有諸中者
必形諸外惟恐不直內內直則外必方

是兩邪之道閑邪存其誠雖是兩事然亦只是一
事閑邪則誠自存矣天下有一箇善一箇惡去善
即是惡去惡即是善譬如門不出使入豈出入外
更別有一事也

義還因事而見否曰非也性中自有或曰無狀可見
曰說有便是見但人自不見昭昭然在天地之中
也且如性何須待有物方指為性性自在也賢所
言見者事其所言見者理而彰不見也

人多說某不教人習舉業某何嘗不教人習舉業也
人若不習舉業而望及第却是責天理而不脩人
事但舉業既可以及第即已若更去上面盡力求
必得之道是惑也。

人注擬差遣欲就主簿者問其故則曰責輕於尉某
曰却是尉責輕尉只是捕盜不能使民不為盜簿
佐以治一邑使民不為盜簿之責也豈得為輕
或曰簿佐令者也簿所欲為令或不從柰何曰當
以誠意動之令令與簿不和只是爭私意令是邑
之長若能以事父兄之道事之過則歸已善則惟

恐不歸於令積此誠意豈有不動得人問授司理
如何曰甚善若能充其職可使一郡無冤民也
言事不合如之何曰必不得已有去而已須權
量事之大小事大於去則當去事小於去亦不須
去也事大於爭則當爭事小於爭則不須爭也今
人只被以官為業如何去得

人有實無學而氣蓋人者其氣稟一作有剛柔也故強
猛者當抑之畏縮者當充養之古人佩韋絃之戒
正為此耳然剛者易抑如子路初雖聖人亦被他
陵後來既知學便却移其剛來克已甚易畏縮者

氣本柔須索勉強也

藻鑑人物自是人才有通悟處學不得也張子厚善鑑裁其弟天祺學之便錯

問學何以有至覺悟處曰莫先致知能致知則思一日愈明一日久而後有覺也學而無覺則何益矣又矣學為思曰睿睿作聖纔思便睿以至作聖亦是箇思故曰勉強學問則聞見博而智益明又問矣致知與力行兼否曰為常人言纔知得非禮不可為須用勉強至於知穿窬不可為則不待勉強是知亦有深淺也古人言樂猶理之謂君子若

勉強只是知循理非是樂也纔到樂時便是循理為樂不循理為不樂何苦而不循理自不須勉強若夫聖人不勉而中不思而得此又上一等事

學草書見擔夫與公主爭道及公孫大娘舞劍而後悟筆法莫是心常思念至此而感發否曰然須是思方有感悟麴若不思怎生得如此然可惜張旭留心於書若移此心於道何所不至

思曰睿思慮久後睿自然生若於一事上思未得且別換一事思之不可專守著這一事蓋人之知識於這裏敵著雖強思亦不通也

一本此下云或問思一事或泛及他

事莫是心不專否曰心
若專怎生解及別事

與學者語正如扶醉人東邊扶起却倒向西邊西邊
扶起却倒向東邊終不能得他卓立中途

古者之學者一今之學者三異端不與焉一曰文章
之學二曰訓詁之學三曰儒者之學欲趨道舍儒
者之學不可

學者有三弊一溺於文章二牽於訓詁三惑於
苟無此三者則將何歸必趨於道矣

或曰人問某以學者當先識道之大本道之大本如
何求某告之以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之五

者上行樂處便是曰此固是然怎生地樂勉強
不得湏是知得了方能樂得故人力行先湏要知

力行難知亦難也

曰知之非艱行之惟艱此固是也然知之亦自艱
譬如人欲往京師必知是出那門行那路然後可
往如不知雖有欲往之心其將何之自古非無美
材能力行者然鮮能明道以此見知之亦難也

問忠信進德之事固可勉強然致知甚難曰子以誠
敬為可勉強且恁地說到底湏是知了方行得若
不知只是覷却堯學他行事無堯許多聰明睿知

怎生得如他動容周旋中禮有諸中必形諸外德
容安可妄學如子所言是篤信而固守之非固有
之也且如中庸九經脩身也尊賢也親親也堯典
克明峻德以親九族親親本合在尊賢上何故却
在下湏是知所以親親之道方得未致知便欲誠
意是躡等也學者固當勉強然不致知怎生行得
勉強行者安能持久除非燭理明自然樂循理性
循理而行是順理事本亦不難但爲人不知
旋安排著便道難也知有多少般數煞有深淺曰
親見一人曾爲虎所傷因言及虎神色便

數人見他說虎非不知虎之猛可畏然不如作說
了有畏懼之色蓋真知虎者也學者深知亦如此
如膾炙貴公子與野人莫不皆知其美然貴人
聞者便有欲嗜膾炙之色野人則不然學者須是
真知纔知得是便泰然行將去也某年二十時解
釋經義與今無異然思今日覺得意味與少時自
別

信有二般有信人者有自信者如七十子於仲尼得
他言語便終身守之然未必知道這箇怎生是怎
生非也此信於人者也學者須要自信既自信怎

生奪亦不得

或問進脩之術何先曰莫先於正心誠意誠意在致知致知在格物格至也如祖考來格之格凡一物上有一理湏是窮致其理窮理亦多端或讀書講明義理或論古今人物別其是非或應接事物而窮其當皆窮理也或問格物湏物物格之還只格一物而萬理皆知曰怎生便會該通若只格一物通衆理雖顏子亦不敢如此道湏是今日格一件明日又格一件積習既多然後脫然自有貫通處

涵養湏用敬進學則在致知

問人有志於學然智識蔽固力量不至則如之何曰只是致知若致知則智識當自漸明不會見人有一件事終想不到也智識明則力量自進問曰何以致知曰在明理或多識前言往行識之多則理明然人全在強勉也

士之於學也猶農夫之耕農夫不耕則無所食無所食則不得生士之於學也其可一日舍哉

學者言入乎耳必須著乎心見乎行事如只聽他人言却似說他人事已無所與也

問學者須志於大如何曰志無大小且莫說道將第一等讓與別人且做第二等才如此說便是自棄雖與不能居仁由義者差等不同其自小一也言學便以道為志言人便以聖為志自謂不能者自賤者也謂其君不能者賊其君者也

問人有恥不能之心如何曰人恥其不能而為之也恥其不能而掩藏之不可也問技藝之事恥已之不能如何曰技藝不能安足恥為士者當知道已不知道可恥也為士者當博學已不博學無知道守約已至此不能之則但可恥也恥之如何亦

曰勉之而已又安可嫉人之能而諱已之不能也學欲速不得然亦不可怠緩有欲速之心便不是學字是至廣大事豈可以迫切之心為之

還用意否曰其始安得不用意若能此字無不用意却是都無事了又問敬莫是靜否曰纔說靜便入於釋氏之說也不用靜字只用敬字纔說著靜字便是忘也孟子曰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也必有事焉便是心勿忘勿正便是勿助長問至誠可以蹈水火有此理否曰有之曰列子言商丘開之事有乎曰此是聖人之道不明後莊列之

徒各以私智探測至理而言也曰巫師亦能如此
誠邪欺邪曰此輩往往有術常懷一箇欺人之心
更那裏得誠來

或問獨處一室或行間中多有驚懼何也曰只是燭
理不明若能燭理則知所懼者妄又何懼焉有人
雖知此然不免懼心者只是氣不充湏是涵養又
則氣充自然物動不得然有懼心亦是敬不足
則言鬼神之事雖知其無然不能無疑懼何也曰
此只是自疑爾曰如何可以曉悟其理曰理會得
精氣為物游魂為變與原始要終之說便能知也

源是於原字上用工夫或曰游魂為變是變化之
變否曰既是變則存者亡堅者腐更無物也鬼神
之道只恁說與賢雖會得亦信不過湏是自得也
或曰何以得無恐懼曰湏是氣定自然不感氣未
充要強不得因說與張
游山

人語言緊急莫是氣不定否曰此亦當習習到言語
自然緩時便是氣質變也學至氣質變方是有功
人只是一箇習今觀儒臣自有一般氣象武臣自
有一般氣象貴戚自有一般氣象不成生來便如
此只是習也其舊嘗進說於主上及太母欲令上

於一日之中親賢士大夫之時多親宦官宮人之
時少所以涵養氣質薰陶德性

或問人或倦怠豈志不立乎曰若是氣體勞後須倦
若是志怎生倦得人只為氣勝志故多為氣所使
如人少而勇老而怯少而廉老而貪此為氣所使
者也若是志勝氣時志既一定更不可易如曾子
易簣之際其氣之微可知只為他志已定故雖死
生許大事亦動他不得蓋有一絲髮氣在則志猶
在也

問人之燕居形體怠惰心不慢可否曰安有箕踞而

心不慢者昔呂與叔六月中來緱氏閒居中某嘗

窺之必見其儼然危坐可謂敦篤矣學者須恭敬

不可令拘迫拘迫則難久也

尹子曰嘗親聞此
謂劉質夫也

昔呂與叔嘗問為思慮紛擾某答以但為心無主若

至於敬則自然不紛擾譬如以一壺水投於水中

壺中既實雖江湖之水不能入矣曰若思慮果出

於正亦無害否曰且如在宗廟則主敬朝廷主莊

軍旅主嚴此是也如發不以時紛然無度雖正亦

邪

問游宣德云人能戒慎恐懼於不覩不聞之間則無

聲無臭之道可以馴致此說如何曰馴致漸進也然此亦大綱說固是自小以致大自脩身可以至於盡性至命然其間有多少般數其所以至之之道當如何荀子曰始乎為士終乎為聖人今人學者須讀書纔讀書便望為聖賢然中間至之之方更有多少荀子雖能如此說却以禮義為偽性為善作自情性尚理會不得怎生到得聖人大抵以堯所行者欲力行之以多聞多見取之其所學者皆外也

問人有日誦萬言或妙絕技藝此可學否曰不可大

凡所受之才雖加勉強止可以進而鈍者不可使利也惟理可進除是積學既久能變得氣質則愚必明柔必強蓋大賢以下即論才大賢以上更不講聖人與天地合德日月合明六尺之軀能有多少技藝人有身須用才聖人忘已更不論才也問人於議論多欲已直無含蓄容之氣是氣不平否曰固是氣不平亦是量狹人量隨識長亦有人識高而量不長者是識實未至也大凡別事人都強得惟識量不可強今人有斗筲之量有釜斛之量有鍾鼎之量有江河之量江河之量亦大矣然有涯

有涯亦有時而滿唯天地之量則無滿故聖人者
天地之量也聖人之量道也常人之有量者天資
也天資有量者須有限大抵六尺之軀力量只如
此雖欲不滿不可得且如人有得一薦而滿者有
得一官而滿者有改京官而滿者有入兩府而滿
者滿雖有先後然卒不免譬如器盛物初滿時尚
可護更滿則必出此天資之量非知道者也昔
王隨甚有器量仁廟賜飛白書曰王隨德行李淑
文章當時以德行稱名望甚重及為相有一人求
作三路轉運使王薄之出鄙言當時人中驚懼到

這裏位高後便動了人之量只如此古人亦有如
此者多如鄧艾位三公年七十處得甚好及因下
蜀有功便動了言姜維云云謝安聞謝玄破苻堅
對客圍碁報至不喜及歸折屐齒強終不得也更
如人大醉後益恭謹者只益恭便是動了雖與放
肆者不同其為酒所動一也又如貴公子位益高
益卑謙只卑謙便是動了雖與驕傲者不同其為
位所動一也然惟知道者量自然宏大不勉強而
成今人有所見卑下者無他亦是識量不足也
人纔有意於為公便是私心昔有人典選其子弟繫

磨勘皆不為理此乃是私心人多言古時用直不避嫌得後世用此不得自是無人豈是無時烟師

典舉明道
薦才事

聖人作事甚宏裕今人不知義理者更不須說纔知義理便迫窄若聖人則綽綽有餘裕

問觀物察已還因見物反求諸身否曰不必如此說物我一理纔明彼即曉此合內外之道也語其大至天地之高厚語其小至一物之所以然學者皆當理會又問致知先求之四端如何曰求之情性固是切於身然一草一木皆有理須是察

觀物理以察已既能燭理則無往而不識

天下物皆可以理照有物必有則一物須有一理窮理盡性至命只是一事才窮理便盡性才盡性便至命

聲色臭味四字虛實一般凡物有形必有此四者意言象數亦然

為人處世間得見事無可疑處多少快活

問學者不必同如仁義忠信之類只於一字上求之可否曰且如六經則各自有箇踐轍及其造道一也仁義忠信只是一體事若於一事上得之其他

皆通也然仁是本

問人之學有覺其難而有退志則如之何曰有兩般有思慮苦而志氣倦怠者有憚其難而止者向嘗爲之說今人之學如登山麓方其易處莫不闊步及到難處便止人情是如此山高難登是有定形實難登也聖人之道不可形象非實難也人弗爲耳顏子言仰之彌高鑽之彌堅此非是言聖人高遠實不可及堅固實不可入也此只是譬喻却無事大意却是在瞻之在前忽然在後上又問人少有得而遂安者如何曰此實無所得也譬如以

管窺天乍見星斗燦爛便謂有所見喜不自勝此終無所得若有大志者不以管見爲得也

問家貧親老應舉求仕不免有得失之累何脩可以免此曰此只是志不勝氣若志勝自無此累家貧親老須用祿仕然得之不得爲有命曰在己固可爲親柰何曰爲己爲親也只是是一事若不得其如命何孔子曰不知命無以爲君子人苟不知命見患難必避遇得喪必動見利必趨其何以爲君子然聖人言命蓋爲中人以上者設非爲上智者言也中人以上於得喪之際不能不惑故有命之說

然後能安若上智之人更不言命惟安於義借使
求則得之然非義則不求此樂天者之事也上智
之人安於義中人以上安於命乃若聞命而不能
安之者又其每下者也孟子曰求之有道得之有命求之雖有道奈何得之
頌有

問前世所謂隱者或守一節或悖一行然不知有知
道否曰若知道則不肯守一節一行也如此等人
鮮明理多取古人一節事專行之孟子曰服堯之
服行堯之行古人有殺一不義雖得天下不為則
我亦殺一不義雖得天下不為古人有高尚隱逸

不肯就仕則我亦高尚隱逸不仕如此等則放傲
前人所為耳於道鮮自得也是以東漢尚名節有
雖殺身不悔者只為不知道也

問方外之士有人來看他能先知者有諸因問王子

注云伊川一日入嵩山王佺已候於松下問何以知之曰去年已有消息來矣蓋先生前一年嘗欲
往以事曰有之向見嵩山董五經能如此問何以

能爾曰只是心靜靜而後能照又問聖人肯為否

曰何必聖賢使釋氏稍近道理者便不肯為釋氏

庵中坐却見庵外釋子猶不肯為况聖人乎

問神仙之說有諸曰不知如何若說白日飛昇之類

則無若言居山林間保形鍊氣以延年益壽則有
之譬如一爐火置之風中則易過置之密室則難
過有此理也又問楊子言聖人不師仙術術異也
聖人能爲此等事否曰此是天地間一賊若非竊
造化之機安能延年使聖人肯爲周孔爲之矣
問惡外物如何曰是不知道者也物安可惡釋氏之
學便如此釋氏要屏事不問這事是合有邪合無
邪若是合有又安可屏若是合無自然無了更屏
什麼彼方外者苟且務靜乃遠迹山林之間蓋非
明理者也世方以爲高感矣

釋氏有出家出世之說家本不可出却爲他不父其
父不母其母自逃去固可也至於世則怎生出得
既道出世除是不戴皇天不履后土始得然又却
渴飲而飢食戴天而履地

問某嘗讀華嚴經第一真空絕相觀第二事理無礙
觀第三事事無礙觀譬如鏡燈之類包含萬象無
有窮盡此理如何曰只爲釋氏要周遮一言以蔽
之不過曰萬理歸於一理也又問未知所以破佗
處曰亦未得道佗不是百家諸子箇箇談仁談義
只爲佗歸宿處不是只是箇自私爲輪回生死却

為釋氏之辭善道纔窮著佗便道我不為這箇到了寫在冊子上怎生道得且指佗淺近處只燒一文香便道我有無窮福利懷却這箇心怎生事神明

釋氏言成住壞空便是不知道只有成壞無住空且如草木初生既成生盡便枯壞也佗以謂如木之生生長既足却自任然後却漸漸毀壞天下之物無有任者嬰兒一生長一日便是減一日何嘗得任然而氣體日漸長大長底自長減底自減自下相干也

問釋氏理障之說曰釋氏有此說謂既明此理而又執持是理故為障此錯看了理字也天下只有一箇理既明此理夫復何障若以理為障則是已與理為二

今之學禪者平居高談性命之際至於世事往往直有都不曉者此只是實無所得也

問釋氏有一宿覺言下覺之說如何曰何必浮圖孟子嘗言覺字矣曰以先知覺後知以先覺覺後覺知是知此事覺是覺此理古人云共君一夜話勝讀十年書若於言下即悟何啻讀十年書

問明道先生云昔之惑人也乘其迷暗今之惑人也因其高明既曰高明又何惑乎曰今之學釋氏者往往皆高明之人所謂知者過之也然所謂高明非中庸所謂極高明如知者過之若是聖人之智豈更有過

問世之學者多入於禪何也曰今人不學則已如學焉未有不歸於禪也却為佗求道未有所得思索既窮乍見寬廣處其心便安於此曰是可反否曰深固者難反

問西銘何如曰此橫渠文之粹者也曰充得盡時如何曰聖人也橫渠能充盡否曰言有多端有有德之言有造道之言有德之言說自己事如聖人言聖人事也造道之言則知足以知此如賢人說聖人事也橫渠道儘高言儘醇自孟子後儒者都無佗見識

問橫渠之書有迫切處否曰子厚謹嚴纒謹嚴便有迫切氣象無寬舒之氣孟子却寬舒只是中間有些英氣纒有英氣便有圭角英氣甚害事如顏子便渾厚不同顏子去聖人只毫髮之間孟子大賢亞聖之次也或問氣象於甚處見曰但以孔子之

言比之便見如水與水精非不光比之玉自是有
溫潤含蓄氣象無許多光耀也

問邵堯夫能推數見物壽長短始終有此理否曰固
有之又問或言人壽但得一百二十數是否曰固

是此亦是大綱數不必如此馬牛得六十

按皇極經世當

作三猫犬得十二燕雀得六年之類蓋亦有過不

及又問還察形色還以生下日數推考曰形色亦
可察須精方驗

邵堯夫數法出於李挺之至堯夫推數方及理

邵堯夫臨終時只是諧謔須臾而去以聖人觀之則

亦未是蓋猶有意也此之常人甚懸絕矣他疾甚

革某往視之因警之曰堯夫平生所學今日無事

否佗氣微不能答次日見之却有聲如絲髮來大

答云你道生薑樹上生我亦只得依你說是時諸

公都在廳上議後事各欲遷葬城中

堯夫已自為記佗在

房間便聞得令人喚大郎來云不得遷葬眾議始

定又諸公恐喧佗盡出外說話佗皆聞得

一新報

云堯夫問有甚事曰有某事以佗人觀之便以

為恠此只是心虛而明故聽得問曰堯夫未病時

不如此何也曰此只是病後氣將絕心無念慮不

昏便如此又問釋氏臨終亦先知死何也曰只是
一箇不動心釋氏平生只學這箇事將這箇做一
件大事學者不必學他但燭理明自能之只如邵
堯夫事他自如此亦豈嘗學也孔子曰未知生焉
知死人多言孔子不告子路此乃深告之也又曰
原始要終故知死生之說人能原始知得生理作
蚘以便能要終知得死理一作死所若不明得便雖
千萬般安排著亦不濟事

張子厚罷禮官歸過洛陽相見某問云在禮院有甚
職事曰多為禮房檢正所奪只定得數箇謚拜龍

女衣冠問如何定龍女衣冠曰請依品秩曰若使
某當是事必不如此處置曰如之何曰某當辨云
大河之塞天地之靈宗廟之祐社稷之福與吏士
之力不當歸功水獸龍獸也不可衣人衣冠子厚
以為然

問荆公可謂得君乎曰後世謂之得君可也然荆公
之智識亦自能知得如表云忠不足以信上故事
必待於自明智不足以破姦故人與之為敵智不
破姦此則未然若君臣深相知何待事事使之辨
明也舉此一事便可見曰荆公勿使上知之語信

乎曰須看從當時因甚事說此話且如作此事當如何更須詳審未要令上知之又如說一事未甚切當更須如何商量體察今且勿令上知若此類不成是欺君也凡事未見始末更切子細反覆推究方可

人之有寤寐猶天之有晝夜陰陽動靜開闔之理也如寤寐須順陰陽始得問人之寐何也曰入寐時血氣皆聚於內如血歸肝之類今人多損用問魂魄何也曰魂只是陽魄只是陰魂氣歸于天體魄歸于地是也如道家三魂七魄之說妄爾

或曰傳記有言太古之時人有牛首蛇身者莫無此理否曰固是既謂之人安有此等事但有人形似鳥喙或牛首者耳荀子中自說問太古之時人還與物同生否曰同莫是純氣為人繁氣為蟲否曰然人乃五行之秀氣此是天地清明純粹氣所生也或曰人初生時還以氣化否曰此必燭理當徐論之且如海上忽露出一沙島便有草木生有土而生草木不足恠既有草木自然禽獸生焉或曰先生語錄中云焉知海島上無氣化之人如何曰是近人處固無須是極遠處有不可知曰今天下

未有無父母之人古有氣化今無氣化何也曰有
兩般有全是氣化而生者若腐草化為螢是也既
是氣化到合化時自化有氣化生之後而種生者
且如人身上著新衣服過幾日便有蟣虱生其間
此氣化也氣既化後更不化便以種生去此理甚
明或問宋齊丘化書云有無情而化為有情者有
有情而化為無情者無情而化為有情者若楓樹
化為老人是也有情而化為無情者如望夫化為
石是也此語如何曰莫無此理楓木為老人形如
老人也豈便變為老人川中有蟬化為花蛇蚓化

為百合

如石蟹石燕石人之類有之

固有此理某在南中時聞

有採石人因採石石陷遂在石中幸不死飢甚只
取石膏食之不知幾年後因別人復來採石見此
人在石中引之出漸覺身硬纔出風便化為石此
無可恠蓋有此理也若望夫石只是臨江山有石
如人形者今天下凡江邊有石立者皆呼為望夫
如呼馬鞍牛頭之類天下同之

問上古人多壽後世不及古何也莫是氣否曰氣便
是命也曰今人不若古人壽是盛衰之理歟曰盛
衰之運卒難理會且以歷代言之二帝三王為盛

後世為衰一代言之文武成康為盛幽厲平桓為衰以一君言之開元為盛天寶為衰以一歲則春夏為盛秋冬為衰以一月則上旬為盛下旬為衰以一日則寅卯為盛戌亥為衰一時亦然如人生百年五十以前為盛五十以後為衰然有衰而復盛者有衰而不復反者若石舉大運而言則三王不如五帝之盛兩漢不如二王之盛又其下不如漢之盛至其中間又有多少少盛衰如三代衰而漢盛漢衰而魏盛此是衰而復盛之理譬如月既晦則再生四時往復來也若論天地之大運舉其大體

而言則有衰削之理如人生百年雖赤子才生一日便是減一日也形骸日自長而數日漸減不測害也

天下有多少才只為道不明於天下故不得有所成就且古者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如今人怎生會得古人於詩如今人歌曲一般雖問巷童稚皆習聞其說而曉其義故能興起於詩後世老師宿儒尚不能曉其義怎生責得學者是不得興於詩也古禮既廢人倫不明以至治家皆無法度是不得立於禮也古人有歌詠以養其性情聲音以養其

耳舞蹈以養其血脉今皆無之是不得成於樂也
古之成材也易今之成材也難

今習俗如此不美然人却不至大故薄惡者只是為
善在人心者不可忘也魏鄭公言使民洗滌不復
返朴今當為鬼為魅此言甚是只為秉彜在人雖
俗甚惡亦滅不得

蘇李明問中之道與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同否曰
非也喜怒哀樂未發是言在中之義只一箇中字
但用不同或曰喜怒哀樂未發之前求中可否曰
不可既思於喜怒哀樂未發之前求之又却是否

也既思卽是已發

思與喜怒哀樂一般

纒發便謂之和不可

謂之中也又問呂學士言當求於喜怒哀樂未發
之前信斯言也恐無著莫如之何而可曰看此語
如何地下若言存養於喜怒哀樂未發之時則可
若言求中於喜怒哀樂未發之前則不可又問學
者於喜怒哀樂發時固當勉強裁抑於未發之前
當如何用功曰於喜怒哀樂未發之前更怎生求
只平日涵養便是涵養又則喜怒哀樂發自中節
或曰有未發之中有既發之中曰非也既發時便
是和矣發而中節固是得中

時中之類只為將中和來

分說便是和也

李明問先生說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是在中之義不識何意曰只喜怒哀樂不發便是中也曰中莫無形體只是箇言道之題目否曰非也中有甚形體然既謂之中也須有箇形象曰當中之時耳無聞目無見否曰雖耳無聞目無見然見聞之理在始得曰中是有時而中否曰何時而不中以事言之則有時而中以道言之何時而不中曰固是所為皆中然而觀於四者未發之時靜時自有一般氣象及至接事時又自別何也曰善觀者不如此

却於喜怒哀樂已發之際觀之賢且說靜時如何曰謂之無物則不可然自有知覺處曰既有知覺却是動也怎生言靜人說復其見天地之心皆以謂至靜能見天地之心非也復之卦下面一畫便是動也安得謂之靜自古儒者皆言靜見天地之心唯某言動而見天地之心或曰莫是於動上求靜否曰固是然最難釋以多言定聖人便言止且如物之好須道是好物之惡須道是惡物自好惡關我這裏甚事若說道我只是定更無所為然物之好惡亦自在裏故聖人只言止所謂止如人君

止於仁人臣止於敬之類是也易之艮言止之義
曰艮其止止其所也言隨其所止而止之人多不
能止蓋人萬物皆備遇事時各因其心之所重者
更互而出纔見得這事重便有這事出若能物各
付物便自不出來也或曰先生於喜怒哀樂未發
之前下動字下靜字曰謂之靜則可然靜中須有
物始得這裏便最一作是是難處學者莫若且先理會
得敬能敬則自知此矣或曰敬何以用功曰莫若
主一李明日晒嘗患思慮不定或思一事未了他
事如麻又生如何曰不可此不誠之本也須是習

習能專一時便好不拘思慮與應事皆要求一或
曰當靜坐時物之過乎前者還見不見曰看事如
何若是大事如祭祀前旒蔽明黈纒充耳凡物之
過者不見不聞也若無事時目須見耳須聞或曰
當敬時雖見聞莫過焉而不留否曰不說道非禮
勿視勿聽勿者禁止之辭纔說弗字便不得也問
雜說中以赤子之心為已發是否曰已發而去道
未遠也曰大人不失赤子之心若何曰取其純一
近道也曰赤子之心與聖人之心若何曰聖人之
心如鏡如止水

問日中所不欲為之事夜多見於夢此何故也曰只是心不定今人所夢見事豈特一日之間所有之事亦有數十年前之事夢見之者只為心中舊有此事平日忽有事與此事相感或氣相感然後發出來故雖白日所憎惡者亦有時見於夢也譬如水為風激而成浪風既息波猶洶湧未已也若存養之底人自不如此聖賢則無這箇夢只有兆朕便形於夢也人有氣清無夢者亦有氣昏無夢者聖人無夢氣清也若人困甚時更無夢只是昏氣蔽隔夢不得也若孔子夢周公之事與常人夢別

人於夢寐間亦可以卜自家所學之淺深如夢寐顛倒即是心志不定操存不固

如揚子江宿浪

問人心所繫著之事則夜見於夢所著事善夜夢見之者莫不害否曰雖是善事心亦是動凡事有朕兆入夢者却無害捨此皆是妄動或曰孔子嘗夢見周公當如何曰此聖人存誠處也聖人欲行周公之道故雖一夢寐不忘周公及既衰知道之不可行故不復夢見然所謂夢見周公豈是夜夜與周公語也人心須要定使佗思時方思乃是今人都由心曰心誰使之曰以心使心則可人心自由

便放去也

政也者蒲盧也言化之易也螟蛉與果羸自是二物但氣類相似然祝之又便能肖政之化人宜甚於蒲盧矣然蒲盧二物形質不同尚祝之可化人與聖人形質無異豈學之不可至耶

誠者自成如至誠事親則成人子至誠事君則成人臣不誠無物誠者物之終始猶俗說徹頭徹尾不誠更有甚物也其次致曲曲偏曲之謂非大道也曲能有誠就一事中用志不分亦能有誠且如技藝上可見養由基射之類是也誠則形誠後便有

物如立則見其參於前在輿則見其倚於衡如有所立卓爾皆若有物方見其無形是見何物也形則著又著見也著則明是有輝光之時也明則動誠能動入也君子所過者化豈非動乎或曰變與化何別曰變如物方變而未化化則更無舊迹自然之謂也莊子言變大於化非也

問命與遇何異

張橫渠云行同報異猶難語命語遇可也

先生曰人遇不

遇即是命也曰長平之戰四十萬人死豈命一乎曰是亦命也只遇著白起便是命當如此又况趙卒皆一國之人使是五湖四海之人同時而死亦

是常事又問或當刑而王或為相而餓死或先貴後賤或先賤後貴此之類皆命乎曰莫非命也既曰命便有此不同不足怪也

問人之形體有限量心有限量否曰論心之形則安得無限量又問心之妙用有限量否曰自是人有限量以有限之形有限之氣苟不通一作之以道安得無限量孟子曰盡其心知其性心即性也在天為命在人為性論其所主為心其實只是一箇道苟能通之以道又豈有限量天下更無性外之物若云有限量除是性外有物始得

問心有善惡否曰在天為命在義為理在人為性主於身為心其實一也心本善發於思慮則有善有不善若既發則可謂之情不可謂之心譬如水只謂之水至如流而為派或行於東或行於西却謂之流也

問喜怒哀出於性否曰固是總有生識便有性有性便有情無性安得情又問喜怒哀出於外如何曰非出於外感於外而發於中也問性之有喜怒哀猶水之有波否曰然湛然平靜如鏡者水之性也及遇沙石或地勢不平便有湍激或風行其上便為波濤

洵洵此豈水之性也哉人性中只有四端又豈有
許多不善底事然無水安得波浪無性安得情也
問人性本明因何有蔽曰此須索理會也孟子言人
性善是也雖荀揚亦不知性孟子所以獨出諸儒
者以能明性也性無不善而有不善者才也性即
是理理則自堯舜至于塗人一也才稟於氣氣有
清濁稟其清者為賢稟其濁者為愚又問愚可變
否曰可孔子謂上智與下愚不移然亦有可移之
理惟自暴自棄者則不移也曰下愚所以自暴棄
者才乎曰固是也然却道佗不可移不得性只一

般豈不可移却被佗自

來自棄不肯去學故移不

得使肯學時亦有可移

之理

凡解文字但易其心自目

性理只是人理甚分明如

一條平坦底道路詩曰周道如砥其直如矢此之

謂也且如隨卦言君子向晦入宴息解者多作遵

養時晦之晦或問作甚晦字曰此只是隨時之大

者向晦則宴息也更別有甚義或曰聖人之言恐

不可以淺近看他曰聖人之言自有近處自有深

遠處如近處怎生強要鑿教深遠得楊子曰聖人

之言遠如天賢人之言近如地某與改之曰聖人

之言其遠如天其近如地

學者不泥文義者又全背却遠去理會文義者又滯泥不通如子濯孺子為將之事孟子只取其不肯師之意人須就上面理會事君之道如何也又如萬章問舜完廩浚井事孟子只答他大意人須要理會浚井如何出得來完廩又怎生下得來若此之學徒費心力

問聖人之經旨如何能窮得曰以理義去推索可也學者先須讀論孟窮得語孟自有箇要約處以此觀他經甚省力論孟如丈尺權衡相似以此去量

度事物自然見得長短輕重其嘗語學者必先看論語孟子今人雖善問未必如當時人借使問如當時人聖人所答不過如此今人看論孟之書亦如見孔孟何異

孟子養氣一篇諸君宜潛心玩索須是實識得方可勿忘勿助長只是養氣之法如不識怎生養有物始言養無物又養箇甚麼浩然之氣須見是一箇物如顏子言如有所立卓爾孟子言躍如也卓如躍如分明見得方可

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不可此觀人之法心之精微言

有不得者不可使謂不知此告子淺近處持其志無暴其氣內外交相養也

配義與道謂以義理養成此氣合義與道方其未養則氣自是氣義自是義及其養成浩然之氣則氣與義合矣本不可言合為未養時言也如言道則是一箇道都了若以人而言則人自是人道自是道須是以人行道始得言義又言道體也義就事上便言義

北宮黜之勇必行孟施舍無懼子夏之勇本不可知却因北宮黜而可見子夏是篤信聖人而力行會子是明理

問必有事焉當用敬否曰敬只是涵養一事必有事焉須當集義只知用敬不知集義却是都無事也又問義莫是中理否曰中理在事義在心內苟不上義浩然之氣從何而生理只是發而見於外者且如恭敬幣之未將也恭敬雖因幣帛威儀而後發見於外然須心有此恭敬然後著見若心無恭敬何以能爾所謂德者得也須是得於已然後謂之德也幣帛將之時已有恭敬也問敬義何別曰敬只是持已之道義便知有是有非順理而行是為義也若只守一箇敬不知集義却是都無事也

且如欲爲孝不成只守著一箇孝字湏是知所以爲孝之道所以侍奉當如何溫清當如何然後能盡孝道也又問義只在事上如何曰內外一理豈特事上求合義也

問人敬以直內氣便能充塞天地否曰氣湏是養集義所生積集既久方能生浩然氣象人但看所養如何養得一分便有一分養得二分便有二分只將敬安能便到充塞天地處且氣自是氣體所充自是一件事敬自是敬怎生便合得如曰其爲氣配義與道若說氣與義時自別怎生便能使氣與

義合

性相近也習相遠也性一也何以言相近曰此只是言性質之性如俗言性急性緩之類性安有緩急此言性者生之謂性也又問上智下愚不移是性否曰此是才湏理會得性與才所以分處又問中人以上可以語上中人以下不可語上是才否曰固是然此只是大綱說言中人以上可以與之說近上話中人以下不可以與說近上話也生之謂性凡言性處湏看它立意如何且如言人性善性之本也生之謂性論其所稟也孔子言性相近若

論其本豈可言相近只論其所稟也告子所云固是為孟子問佗佗說便不是也

乃若其情則可以為善若夫為不善非才之罪此言人陷溺其心者非關才事才猶言材料曲可以為輪直可以為梁棟若是毀壞了豈關才事下面不是說人皆有四者之心或曰人材有美惡豈可言非才之罪曰才有美惡者是舉天下之言也若說一人之才如因富歲而賴因凶歲而暴豈才質之本然邪

問捨則亡心有亡何也曰否此只是說心無形體纔

主著事時眈生以視地便在這裏纔過了便不見如出入無時莫知其鄉此句亦須要人理會心豈有出入亦以操舍而言也放心謂心本善而流於不善是放也

問盡已之謂忠莫是盡誠否既盡已安有不誠盡已則無所不盡如孟子所謂盡心曰盡心莫是我有惻隱羞惡如此之心能盡得便能知性否曰何必如此數只是盡心便了纔數者便不盡如數一便為不盡也大抵稟於天曰性而所主在心纔盡心即是知性知性即是知天矣羅本以為與叔問

問出辭氣莫是於言語上用工夫否曰須是養乎中自然言語順理今人熟底事說得便分明若是生事便說得蹇澁須是涵養又使得自然若是慎言語不妄發此却可著力

孔子教人不憤不啓不悱不發蓋不待憤悱而發則知之不固待憤悱而後發則沛然矣學者須是深思之思而不得然後爲佗說便好初學者須是且爲佗說不然非獨佗不曉亦止人好問之心也見孔子旣知宋相黜不能害已又却微服過宋雖見象之將殺已而又象憂亦憂象喜亦喜國非長也

自有命數人君何用汲汲求治禹稷救飢溺者過門不入非不知飢溺而死者自有命又却救之如此其急數者之事何故如此須思量到道並行而不相悖處可也

今且說聖人非不知命然於人事不得不盡此說未是

問聖人與天道何異曰無異聖人可殺否曰聖人智足以周身安可殺也只如今有智慮人已害佗不得况於聖人曰昔瞽瞍使舜完廩浚井舜知其欲殺已而逃之乎曰本無此事此是萬章所傳聞孟子子更不能理會這下事只且說舜心也如下文言琴朕干戈朕二嫂使治朕棲堯為天子安有是事

問加我數年五十而學易可以無大過矣不知聖人何以因學易後始能無過曰先儒謂孔子學易後可以無大過此大段失却文意聖人何嘗有過如待學易後無大過却是未學易前嘗有大過也此聖人如未嘗學易何以知其可以無過蓋孔子時學易者支離易道不明仲尼既脩他經惟易未嘗發明故謂弟子曰加我數年五十以學易期之五十然後贊易則學易者可以無大過差若所謂贊易道而黜八索是也

前此學易者甚衆其說各過聖人使弟子俟其贊而後學

之其過

問博我以文約我以禮曰此是顏子稱聖人最切當處聖人教人只是如此既博之以文而後約之以禮所謂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也博與約相對聖人教人只此兩字博是博學多識多聞多見之謂約只是使之知要也又問君子博學於文約之以禮亦可以弗畔矣夫與此同乎曰這箇只是淺近說言多聞見而約束以禮雖未能知道庶幾可以弗畔於道此言善人君子多識前言往行而能不犯非禮者爾非顏子所以學於孔子之謂也又問此莫是小成否曰亦未是小成去知道甚遠

如曰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多見而識之知之次也聞見與知之甚異此只是聞之者也又曰聖人之道知之莫甚難曰聖人之道安可以難易言聖人未嘗言易以驕人之志亦未嘗言難以阻人之進仲尼但曰未之思也夫何遠之有此言極有涵蓄意思孟子言夫道若大路然豈難知哉只下這一箇豈字便露筋骨聖人之言不如此如下面說人病不求耳子歸而求之有餘師這數句却說得好孔孟言有異處亦須自識得

或問子畏於匡顏淵後子曰吾以汝爲死矣曰子在

回何敢死然設使孔子遇難顏淵有可死之理不曰無可死之理除非是鬪死然鬪死非顏子之事若云遇害又不當言敢不敢也又問使孔子遇害顏子死之否乎曰豈特顏子之於孔子也若二人同行遇難固可相死也又問親在則如之何曰且譬如二人捕虎一人力盡一人須當同去用力如執干戈衛社稷到危急處便遁逃去之言我有親是大不義也當此時豈問有親無親但當預先謂吾有親不可行則止豈到臨時却自規避也且如常人爲不可獨行須結伴而出至于親在爲親圖養

須出去亦須結伴同去便有患難相死之道昔有
二人同在嵩山同出就店飲酒一人大醉臥在地
下夜深歸不得一人又無力扶持尋常曠野中有
虎豹盜賊此人遂只在旁直守到曉不成不顧了
自歸也此義理所當然者也禮言親在不許友以
死者此言亦在人用得蓋有親在可許友以死者
有親不在不可許友以死可許友以死如二人同
行之類是也不可許友以死如戰國游俠為親不
在乃為人復讎甚非理也

問不遷怒不貳過何也語錄有怒甲不遷乙之說

否曰是曰若此則甚易何待顏氏而後能曰只被
說得粗了諸君便道易此莫是最難須是理會得
因何不遷怒如舜之誅四凶怒在四凶舜何與焉
蓋因是人有可怒之事而怒之聖人之心本無怒
也譬如明鏡好物來時便見是好惡物來時便見
是惡鏡何嘗有好惡也世之人固有怒於室而色
於市且如怒一人對那人說話能無怒色否有能
怒一人而不怒別人者能忍得如此已是煞知義
理若聖人因物而未嘗有怒此莫是甚難君子役
物小人役於物今人見有可喜可怒之事自家著

一分陪奉他此亦勞矣聖人心如止水

問顏子勇乎曰孰勇於顏子觀其言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爲者亦若是孰勇於顏子如有若無實若虛犯而不校之類抑可謂大勇者矣

曾子傳聖人道

學一作

只是一箇誠篤語曰參也魯如

聖人之門子游子夏之言語子貢子張之才辨聰明者其多卒傳聖人之道者乃質魯之人人只要一箇誠實聖人說忠信處甚多曾子孔子在時甚少後來所學不可測且易簣之事非大賢已上作不得曾子之後有子思便可見

曾子執親之喪水漿不入口者七日不合禮何也曰曾子者過於厚者也聖人大中之道賢者必俯而就下不肖者必跂而及若曾子之過過於厚者也若衆人必當就禮法自大賢以上則看佗如何不可以禮法拘也且守社稷者國君之職也太王則委而去之守宗廟者天子之職也堯舜則以大下與人如三聖賢則無害佗人便不可然聖人所以教人之道大抵使之循禮法而已

金聲而玉振之此孟子爲學者言終始之義也樂之作始以金奏而以玉聲終之詩曰依我磬聲是也

始於致知智之事也行所知而至其極聖之事也
易曰知至至之知終終之是也

惟聖人然後踐形言聖人盡得人道也人得天地之
正氣而生與萬物不同既爲人須盡得人理衆人
有之而不知賢人踐之而未盡能踐形者惟聖人
也

佚道使民謂本欲佚之也故雖勞而不怨生道殺民
謂本欲生之也且如救水火是求所以生之也或
有焚溺而死者却雖死不怨

仁言謂以仁厚之言加於民仁聲如仁聞謂風聲

以感動人也此尤見仁德之昭著也

問行之而不著習矣而不察曰此言大道如此而人
由之不知也行之而不著謂人行之而不明曉也
習矣而不察謂人習之而不省察也曰先生有言
雖孔門弟子亦有此病何也曰在衆人習而不察
者只是飢食渴飲之類由之而不自知也如孔門
弟子却是聞聖人之化入於善而不自知也衆者
言衆多也

問可以取可以無取天下有兩可之事乎曰有之如
朋友之饋是可取也然已自可足是不可取也纔

取之便傷廉矣曰取傷廉固不可然與傷惠何害
曰是有害於惠也可以與然却可以不與若與之
時財或不贍却於合當與者無可與之且博施濟
衆固聖人所欲然却五十者方衣帛七十者方食
肉如使四十者衣帛五十者食肉豈不更好然力
不可以給合當衣帛食肉者便不足也此所以傷
惠

問人有不爲然後可以有爲曰此只是有所擇之人
能擇其可爲不可爲也纔有所不爲便可以爲
也若無所不爲豈能有爲邪

問非禮之禮非義之義何謂也曰恭本爲禮過恭是
非禮之禮也以物與人爲義過與是非義之義也
曰此事何止大人不爲曰過恭過與是細人之事
猶言婦人之仁也只爲佗小了大人豈肯如此

問天民天吏大人何以別曰順天行道者天民也順
天爲政者天吏也大人者又在二者之上孟子曰
充實而有光輝之謂大聖人豈不爲天民天吏如
文王伊尹是也大而化之之謂聖聖而不可知之
之謂神非是聖人上別有一等神人但聖人有不
可知處便是神也化與變化之化同若到聖人更

無羞等也或曰堯舜禹湯文武如何曰孔子嘗論堯舜矣如曰惟天爲大惟堯則之如此等事甚大惟堯舜可稱也若湯武雖是事不同不知是聖人不是聖人或曰可以湯武之心求之否曰觀其心如行一不義殺一不辜雖得天下不爲此等事大賢以上人方皆一作皆爲得若非聖人亦是亞聖一等人也若文王則分明是大聖人也禹又分明如湯武觀舜稱其不矜不伐與孔子言無間然之事又却別有一箇氣象大抵生而知之與學而知之及其成功一也

蘇季明問舜執其兩端注以爲過不及之兩端是乎曰是曰旣過不及又何執乎曰執猶今之所謂執持使不得行也舜執持過不及使民不得行而用其中使民行之也又問此執與湯執中如何曰執只是一箇執舜執兩端是執持而不用湯執中而不失將以用之也君子莫執中却是子莫見楊墨過不及遂於過不及二者之間執之却不知有當摩頂放踵利天下時有當拔一毛利天下不爲時執中而不通變與執一無異

季明問君子時中莫是隨時否曰是也中字最難識

須是默識心通且試言一廳則中央為中一家則
廳中非中而堂為中言一國則堂非中而國之中
為中推此類可見矣且如初寒時則薄裘為中如
在盛寒而用初寒之裘則非中也更如三過其門
不入在禹稷之世為中若居陋巷則不中矣居陋
巷在顏子之時為中若三過其門不入則非中也
或曰男女不授受之類皆然曰是也男女不授受
中也在喪祭則不如此矣

問堯舜湯武事迹雖不同其心德有間否曰無間曰
孟子言堯舜性之湯武身之湯武豈不性之邪曰

堯舜生知湯武學而知之及其成功一也身之言
履之也反之言歸於正也

或問夫子賢於堯舜信諸曰堯舜豈賢也但門人
推尊夫子之道以謂仲尼垂法萬世故云爾然三
子之論聖人皆非善稱聖人者如顏子便不如此
道但言仰之彌高鑽之彌堅而已後來惟曾子善
形容聖人氣象曰子溫而厲威而不猛恭而安又
鄉黨一篇形容得聖人動容注措甚好使學者宛
如見聖人

觀水有術必觀其瀾瀾湍急處於此便見源之無窮

今人以波對瀾非也下文日月有明容光必照以言其容光無不照故知日月之明無窮也

問孟子曰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且人與禽獸甚懸絕矣孟子言此者莫是只在去之存之上有不同處曰固是人只有箇天理却不能存得更做甚人也泰山孫明復有詩云人亦天地一物耳飢食渴飲無休時若非道義充其腹何異鳥獸安鬚眉上面說人與萬物皆生於天地意思下面二句如此或曰退之雜說有云人有貌如牛首蛇形鳥喙而心不同焉可謂之非人

乎卽有顏如渥丹者其貌則人其心則禽獸又惡可謂之人也此意如何曰某不盡記其文然人只要存一箇天理

問守身如何曰守身守之本旣不能守身更說甚道義曰人說命者多不守身何也曰便是不知命孟子曰知命者不立巖墻之下或曰不說命者又不敢有爲曰非特不敢爲又有多少畏恐然二者皆不知命也

莫之爲而爲莫之致而致便是天理司馬遷以私意妄窺天道而論伯夷曰天道無親常與善人若伯

夷者可謂善人非邪天道甚大安可以一人之故
妄意窺測如曰顏何爲而夭跖何爲而壽皆指一
人計較天理非知天也

問桎梏而死者非正命也然亦是命否曰聖人只教
人順受其正不說命或曰桎梏死者非命乎曰孟
子自說了莫非命也然聖人却不說是命

故者以利爲本故是本如此也纔不利便害性利只
是順天下只是一箇利孟子與周易所言一般只
爲後人趨著利便有弊故孟子枝本塞源不肯言
利其不信孟子者却道不合非利李邁是也其信

者又直道不得近利人無利直是生不得安得無
利且譬如倚子人坐此便安是利也如求安不已
又要禱子以求溫暖無所不爲然後奪之於君奪
之於父此是趨利之弊也利只是一箇利只爲人
用得別

博奕小數不專心致志猶不可得况學道而悠悠安
可得也仲尼言吾嘗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無
益不如學也又曰朝聞道夕死可矣不知聖人有
甚事來迫切了底死地如此文意不難會須是求
其所以如此何故始得聖人固是生知猶如此說

所以教人也學如不及猶恐失之纔說姑待來日便不可也

子之燕居申申天天如何曰申申是和樂中有中正氣象天天是舒泰氣象此皆弟子善形容聖人處也爲申申字說不盡故更著天天字今人不怠惰放肆必太嚴厲嚴厲時則著此四字不得放肆時亦著此四字不得除非是聖人便自有中和之氣問務民之義敬鬼神而遠之何以爲智曰只此兩句說智亦盡且人多敬鬼神者只是惑遠者又不能敬能敬能遠可謂智矣又問莫是知鬼神之道然

後能敬能遠否曰亦未說到如此深遠且大綱說當敬不惑也問今人奉佛莫是惑否曰是也敬佛者必惑不敬者只是孟浪不信又問佛當敬否曰佛亦是胡人之賢智者安可慢也至如陰陽卜筮擇日之事今人信者必惑不信者亦是孟浪不信如出行忌太白之類太白在西不可西行有人在東方居不成都不得西行又却初行日忌次日便不忌次日不成不衝太白也如使太白爲一人爲之則鬼神亦勞矣如行遇風雨之類則大抵人多記其偶中耳

問伯夷不念舊惡何也曰此清者之量伯夷之清若
推其所爲須不容於世必負石赴河乃已然却爲
佗不念舊惡氣象甚宏裕此聖人深知伯夷處問
伯夷叩馬諫武王義不食周粟有諸曰叩馬則不
可知非武王誠有之也只此便是佗隘處君尊臣
卑天下之常理也伯夷知守常理而不知聖人之
變故隘不食周粟只是不食其祿非餓而不食也
至如史記所載諫詞皆非也武王伐商卽位已十
一一作三年矣安得父死不葬之語
問伐國不問仁人如何曰不知怎生地伐國如武王

伐紂都是仁人如柳下惠之時則不可當時諸侯
以土地之故糜爛其民皆不義之伐宜仁人不忍
言也

問宋襄公不鼓不成列如何曰此愚也旣與佗戰又
却不鼓不成列必待佗成列圍箇甚

問羊祜陸抗之事如何曰如送絹償禾之事甚好至
抗飲祜藥則不可羊祜雖不是酖人底人然兩軍
相向其所餉藥自不當飲

問用兵掩其不備出其不意之事使王者之師當如
此否曰固是用兵須要勝不成要敗旣要勝須求

所以勝之之道但湯武之兵自不煩如此固有敵
于我師自可見然湯亦嘗升自陲陲亦間道且如
兩軍相向必擇地可攻處攻之右實則攻左左實
則攻右不成道我不用計也且如漢楚既約分鴻
溝乃復還襲之此則不可如韓信囊沙壅水之類
何害他師衆非我敵決水使佗一半不得渡自合
如此有甚不得處又問間諜之事如何曰這箇不
可也

問冉子爲子華請粟而與之少原思爲之宰則與之
多其意如何曰原思爲宰宰必受祿祿自有常數
故不得而辭子華使於齊師使冉子不當有所請
冉子請之自不是故聖人與之少在理會不得又
請益再與之亦少聖人寬容不欲直拒佗冉子終
不喻也

問子使漆雕開仕對曰吾斯之未能信漆雕開未可
仕孔子使之仕何也曰據佗說這一句言語自是
仕有餘兼孔子道可以仕必是實也如由也志欲
爲千乘之國孔子止曰可使治其賦求也欲爲小
邦孔子止曰可使爲之宰之類由求之徒豈止如
此聖人如此言便是優爲之也

問丘也幸苟有過人必知之註言諱君之惡是否曰
是何以歸過於已曰非是歸過於已此事却是陳
司敗欲使巫馬期以娶同姓之事去問是知禮不
知禮却須要回報言語也聖人只有一箇不言而
已若說道我為諱君之惡不可也又不成却以娶
同姓為禮亦不可也只可道丘也幸苟有過人必
知之

問行不由徑徑是小路否曰只是不正當處如覆田
疇之類不必不由小路昔有一人因送葬回不覺
被僕者引自佗道歸行數里方覺不是却須要回
就大路上若此非中理若使小路便於往來由之
何害

問古者何以不脩墓曰所以不脩墓者欲初為墓時
必使至堅固故須必誠必敬若不誠敬安能至又
曰孔子為墓何以速崩如此邪曰非孔子也孔子
先反脩虞事使弟子治之弟子誠敬不至纔雨而
墓崩其為之不堅固可知然脩之亦何害聖人言
不脩者所以深責弟子也

問先進於禮樂野人也後進於禮樂君子也孔子何
以不從君子而從野人曰請諸君細思之曰先儒

有變文從質之說是否曰固是然君子野人者據
當時謂之君子野人也當時謂之野人是言文質
相稱者也當時謂之君子則過乎文者也是以不
從後進而從先進也蓋當時文弊已甚故仲尼欲
救之云爾

我不欲人之加諸我也吾亦欲無加諸人中庸曰施
諸已而不願亦勿施於人正解此兩句然此兩句
甚難行故子曰賜也非爾所及也

問質直而好義察言而觀色慮以下人何以爲達曰
此正是達也只好義與下人已足達了人所以不

下人者只爲不達達則只是明達察言而觀色非
明達而何又問子張之間達如何曰子張之意以
人知爲達纔達則人自知矣此更不須理會子張
之意專在人知故孔子痛抑之又曰夫聞也者色
取仁而行違居之不疑也學者須是務實不要近
名方是有意近名則大本已失更學何事爲名而
學則是僞也今之學者大抵爲名爲名與爲利清
濁雖不同然其利心則一也今市井閭巷之人却
不爲名爲名而學者志於名而足矣然其心猶恐
人之不知韓退之直是會道言語曰內不足者急

於人知沛然有餘厥聞四馳大抵爲名者只是內
不足內足者自是無意於名如孔子言疾沒世而
名不稱此一句人多錯理會此只是言君子惟患
無善之可稱當汲汲爲善非是使人求名也

問在邦無怨在家無怨不知怨在已在人曰在已曰
既在已舜何以有怨曰怨只是一箇怨但其用處
不同舜自是怨如舜不怨却不是也學須是通不
得如此執泥如言仁者不憂又却言作易者其有
憂患須要知用處各別也天下只有一箇憂字一
箇怨字既有此二字聖人安得無之如王通之言

甚好但爲後人附會亂却如魏徵問聖人有憂乎
曰天下皆憂吾獨得不憂問疑曰天下皆疑吾獨
得不疑謂董常曰樂天知命吾何憂窮理盡性吾
何疑如此自不相害說得極好至下面數句言心
迹之判便不是此皆後人附會適所以爲贅也

問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是聖人不使之知耶是
民自不可知也曰聖人非不欲民知之也蓋聖人
設教非不欲家喻戶曉比屋皆可封也蓋聖人但
能使天下由之耳安能使人人盡知之此是聖人
不能故曰不可使知之若曰聖人不使民知豈聖

人之心是後世朝三暮四之術也其嘗與謝景溫
說此二句佗爭道朝三暮四之術亦不可無聖人
亦時有之此大故無義理論聖人順人情處亦有
之豈有為朝三暮四之術哉謝景溫一作趙景平

問為政遲速曰仲尼嘗言之矣苟有用我者期月而
已可也三年有成仲尼言有成者蓋欲立致治之
功業如堯舜之時夫是之謂有成此聖人之事佗
人不可及其嘗言後世之論治者皆不中理漢公
孫丞相言三年而化臣弘尚切遲之唐李石謂十
年責治太迫此三者皆率爾而言聖人之言自有

次序所謂期月而已可也者謂紀綱布也三年有
成治功成也聖人之事後世雖不敢望如此然二
帝之治惟聖人能之三王以下事業大賢可為也
又問孔子言用我者三年有成言王者則曰必世
而後仁何也曰所謂仁者風移俗易民歸于仁天
下變化之時此非積久何以能致其曰必世理之
然也有成者謂法度綱紀有成而化行也如欲民
仁非必世安可

問大則不驕化則不吝此語何如曰若以大而化之
解此則未是然大則不驕此句却有意思只為小

便驕也化則不吝化煞高不吝未足以言之驕與吝兩字正相對驕是氣盈吝是氣歉曰吝何如則是曰吝吝嗇也且於嗇上看便見得吝嗇止是一事且人君吝時於財上亦不足於事上亦不足凡百事皆不足必有歉歉之色也曰有周公之才之美使驕且吝其餘不足觀也已此莫是甚言驕吝之不可否曰是也若言周公之德則不可下驕吝字此言雖才如周公驕吝亦不可也

仲尼當周衰轍環天下顏子何以不仕曰此仲尼之任也使孔子得行其道顏子不仕可矣然孔子既

當此任則顏子足可閉戶為學也

孟子有功於聖門不可言如仲尼只說一箇仁義位

仁之道孟子開口便說仁義仲尼只說一箇志孟

子便說許多氣來只此二字其功甚多

未知道者如醉人方其醉時無所不至及其醒也莫

不愧取人之未知學者自視以為無缺及既知學

反思前日所為則駭且懼矣

聖人六經皆不得已而作如耒耜陶冶一不制則生

人之用熄後世之言無之不為缺有之徒為贅雖

多何益也聖人言雖約無有包含不盡處

言貴簡言愈多於道未必明杜元凱却有此語云言
高則旨遠辭約則義微大率言語須是涵畜而有
餘意所謂書不盡言言不盡意也

中庸之書其味無窮極索玩味

問坎之六四樽酒盥缶用缶納約自牖何義也曰坎
險之時也此是聖人論大臣處險難之法樽酒盥
缶用缶謂當險難之時更用甚得無非是用至誠
也納約自牖言欲納約於君當自明處牖者開明
之處也欲開悟於君若於君所蔽處何由入得如
漢高帝欲易太子他人皆爭以嫡庶之分夫嫡庶

之分高祖豈不知得分明直知不是了犯之此正
是高祖所蔽處更豈能曉之獨留侯招致四皓此
正高祖所明處蓋高祖自匹夫有天下皆豪傑之
力故憚之留侯以四皓輔太子高祖知天下豪傑
歸心於惠帝故更不易也昔秦伐魏欲以長安君
為質太后不可左師觸龍請見云云遂以長安君
為質焉夫太后只知愛子更不察利害故左師以
愛子之利害開悟之也

易八卦之位元不曾有人說先儒以為乾位西北坤
位西南言乾坤任六子而自處於無為之地此大

故無義理風雷山澤之類便是天地之用豈天地
外別有六子如人生六子則有各任以事而父母
自閑風雷之類於天地間如人身之有耳目手足
便是人之用也豈可謂手足耳目皆用而身無爲
乎因見賣兔者曰聖人見河圖洛書而畫八卦然
何必圖書只看此兔亦可作八卦數便此中可起
古聖人只取神物之至著者耳只如樹木亦可見
數兔何以無尾有血無脂只是爲陰物大抵陽物
尾長陽盛者尾愈長如雉是盛陽之物故尾極長
又其身文明今之行車者多植尾於車上以候雨

晴如天將雨則尾先垂一向下纔晴便直立

或問劉牧言上經言形器以上事下經言形器以下
事曰非也上經言雲雷也雲雷豈無形耶曰牧又
謂上經是天地生萬物下經是男女生萬物曰天
地中只是一箇生人之生於男女卽是天地之生
安得爲異曰牧又謂乾坤與坎離男女同生曰非
也譬如父母生男女豈男女與父母同生既有乾
坤方三索而得六子若曰乾坤生時六子生理同
有則有此理謂乾坤坎離同生豈有此事既是同
生則何言六子耶

或曰凡物之生各隨氣勝處化曰何以見曰如木之
生根既長大根却無處去曰克也曰既克則是土
化為木矣曰不是化只是克五行只古人說迭王
字說盡了只是箇盛衰自然之理也人多言五行
無土不得木得土方能生火火得土方能生金故
土寄王於四時某以為不然木生火火生土土生
金金生水水生木只是迭盛也

問劉牧以坎離得正性艮巽得偏性如何曰非也佗
據方位如此說如居中位便言得中氣其餘豈不
得中氣也或曰五行是一氣曰人以為一物某道
是五物既謂之五行豈不是五物也五物備然後
能生且如五常誰不知是一箇道既謂之五常安
得混而為一也

問劉牧以下經四卦相交如何曰怎生地交若論相
交豈特四卦如屯蒙師比皆是相交一顛卦之序

皆有義理有相反者有相生者爻變則義變也下
却以義起然亦是以劉牧言兩卦相比上經二陰

二陽相交下經四陰四陽相交是否曰八卦已相
交及重卦只取二象相交為義豈又於卦畫相
交也易須是默識心通只如此窮文義徒費力

問莫見乎隱莫顯乎微何也曰人只以耳目所見聞者爲顯見所不見聞者爲隱微然不知理却甚顯也且如昔人彈琴見螳螂捕蟬而聞者以爲有殺聲殺在心而人聞其琴而知之豈非顯乎人有不善自謂人不知之然天地之理甚著不可欺也曰如揚震四知然否曰亦是然而若說人與我固分得若說天地只是一箇知也且如水旱亦有所致如暴虐之政所感此人所共見者固是也然人有不善之心積之多者亦足以動天地之氣如疾疫之氣亦如此不可道事至目前可見然後爲見也

更如堯舜之民何故仁壽桀紂之民何故鄙夭纒仁便壽纒鄙便夭壽夫乃是善惡之氣所致仁則善氣也所感者亦善善氣所生安得不壽鄙則惡氣也所感者亦惡惡氣所生安得不夭

問天地明察神明彰矣曰事天地之義事天地之誠旣明察昭著則神明自彰矣問神明感格否曰感格固在其中矣孝弟之至通於神明神明孝弟不是兩般事只孝弟便是神明之理又問王祥孝感事是通神明否曰此亦是通神明一事此感格便是王祥誠中來非王祥孝於此而物來於彼也

問行狀云盡性至命必本於孝弟不識孝弟何以能盡性至命也曰後人便將性命別作一般事說了性命孝弟只是一統底事就孝弟中便可盡性至命至如灑掃應對與盡性至命亦是一統底事無有本末無有精粗却被後來人言性命者別作一般高遠說故舉孝弟是於人切近者言之然今時非無孝弟之人而不能盡性至命者由之而不知也

問窮神知化由通於禮樂何也曰此句須自家體認一作雜入往往見禮壞樂崩便謂禮樂亡然不知禮

樂未嘗亡也如國家一日存時尚有一日之禮樂蓋由有上下尊卑之分也除是禮樂亡盡然後國家始亡雖盜賊至所謂不道者然亦有禮樂蓋必有總屬必相聽順乃能為盜不然則叛亂無統不能一日相聚而為盜也禮樂無處無之學者要須識得問明則有禮樂幽則有鬼神何也曰鬼神只是一箇造化天尊地卑乾坤定矣鼓之以雷霆潤之以風雨是也

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樂云樂云鍾鼓云乎哉此固
有禮樂不在玉帛鍾鼓先儒解者多引安上治民

莫善於禮移風易俗莫善於樂此固是禮樂之大用也然推本而言禮只是一箇序樂只是一箇和只此兩字含蓄多少義理又問禮莫是天地之序樂莫是天地之和曰固是天下無一物無禮樂且置兩隻倚子纔不正便是無序無序便乖乖便不和又問如此則禮樂却只是一事曰不然如天地陰陽其勢高下甚相背然必相須而爲用也有陰便有陽有陽便有陰有一便有二纔有一二便有一二之間便是三已往更無窮老子亦曰三生萬物此是生生之謂易理自然如此維天之命於穆

不已自見理自相續不已非是人爲之如使可爲雖使百萬般安排也須有息時只爲無爲故不息中庸言不見而彰不動而變無爲而成天地之道可一言而盡也使釋氏千章萬句說得許大無限說話亦不能逃此三句只爲聖人說得要故包含無盡釋氏空周遮說爾只是許多

問及其至也聖人有所不能不知聖人亦何有不能不知也曰天下之理聖人豈有不盡者蓋於事有所不徧知不徧能也至纖悉委曲處如農圃百工之事孔子亦豈能知哉或曰至之言極也何以言

事曰固是極至之至如至微至細上文言夫婦之愚可以與知愚無知者也猶且能知乃若細微之事豈可責聖人盡能聖人固有所不能也君子之道費而隱費日用處

時措之宜言隨時之義若溥博淵泉而時出之

王天下有三重言三王所重之事上焉者三王以上三皇已遠之事故無證下焉者非三王之道如諸侯霸者之事故民不尊

思曰睿睿作聖致思如掘井初有渾水之後稍引動得清者出來人思慮始皆溷濁久自明快

問召公何以疑周公曰召公何嘗疑周公書稱召公

不說何也請觀君奭一篇周公曾道召公疑佗來

否古今人不知書之甚書中分明說召公為保周

公為師相成王為左右召公不說周公作君奭此

已上是孔子說也且召公初升為太保與周公並

列其心不安故不說爾但看此一篇盡是周公留

召公之意豈有召公之賢而不知周公者乎詩中

言周大夫刺朝廷之不知豈特周大夫當時之人

雖甚愚者亦知周公刺朝廷之不知者為成王爾

成王煞是中才如天大雷電以風而起金縢之書

成王無事而啓金縢之書作甚蓋二公道之如此
欲成王悟周公爾近人亦錯看却其詩云荀子書
猶非孟子召公心未說周公甚非也

又問金縢之書非周公欲以悟成王乎何旣禱之後
藏其文於金縢也曰近世祝文或焚或埋必是古
人未有焚埋之禮欲敬其事故藏之金縢也然則
周公不知命乎曰周公誠心只是欲代其兄豈更
問命邪

或問人有謂周公營洛則成王旣遷矣或言平王東
遷非也周公雖聖其能逆知數百載下有犬戎之
禍乎是說然否曰詩中自言王居鎬京將不能以
自樂何更疑也周公只是爲犬戎與鎬京相逼知
其後必有患故營洛也

問高宗得傳說於夢文王得太公於卜古之聖賢相
遇多矣何不盡形於夢卜乎曰此是得賢之一事
豈必盡然蓋高宗至誠思得賢相寤寐不忘故朕
兆先見於夢如常人夢寐間事有先見者多矣亦
不足恠至於卜筮亦然今有人懷誠心求卜有禱
輒應此理之常然又問高宗夢往求傳說邪傳說
來入高宗夢邪曰高宗只是思得賢人如有賢人

自然應佗感亦非此往亦非彼來譬如懸鏡於此有物必照非鏡往照物亦非物來入鏡也大抵人心虛明善則必先知之不善必先知之有所感必有所應自然之理也又問或言高宗於傳說文王於太公蓋已素知之矣恐羣臣未信故托夢卜以神之曰此偽也聖人豈偽乎

問舜能化瞽象使不格姦何爲不能化商均曰所謂不格姦者但能使之不害已與不至大惡也若商均則不然舜以天下授人欲得如已者商均非能如已爾亦未嘗有大惡大抵五帝官天下故擇一人賢於天下者而授之三王家天下遂以與子論其至理治天下者當得天下最賢者一人加諸衆人之上則是至公之法後世旣難得人而爭奪與故以與子與子雖是私亦天下之公法但守法者有私心耳

問四凶堯不誅而舜誅之何也曰四凶皆大才也在堯之時未嘗爲惡堯安得而誅之及舉舜加其上然後始有不平之心而肆其惡故舜誅之耳曰堯不知四凶乎曰惟堯知之知其惡而不去何也曰在堯之時非特不爲惡亦賴以爲用

納於大麓麓足也百物所聚故麓有大錄萬機之意
若司馬遷謂納舜于山麓豈有試人而納于山麓
邪此只是歷試舜也

放勳非堯號蓋史稱堯之道也謂三皇而上以神道
設教不言而化至堯方見於事功也後人以放勳
爲堯號故記孟子者遂以堯曰爲放勳曰也若以
堯號放勳則臯陶當號允迪禹曰文命下言敷于
四海有甚義

問詩如何學曰只在大序中求詩之大序分明是聖
人作此以教學者後人往往不知是聖人作自仲

尼後

一作漢

更無人理會得詩如言后妃之德皆

以爲文王之后妃文王諸侯也豈有后妃又如樂
得淑女以配君子憂在進賢不淫其色以爲后妃
之德如此配惟后妃可稱后妃自是配了更何別
求淑女以爲配淫其色乃男子事_后妃怎生會淫
其色此不難曉但將大序看數遍則可見矣或曰
關雎是后妃之德當如此否樂得淑女之類是作
關雎詩人之意否曰是也大序言是以關雎樂得
淑女以配君子憂在進賢不淫其色哀窈窕思賢
才而無傷善之心焉是關雎之義也只著箇是以

字便自有意思曰如言又當輔佐君子則可以歸
安父母言能逮下之類皆爲其德當如此否曰是
也問詩小序何人作曰但看大序即可見矣曰莫
是國史作否曰序中分明言國史明乎得失之迹
蓋國史得詩於採詩之官故知其得失之迹如非
國史則何以知其所美所刺之人使當時無小序
雖聖人亦辨不得曰聖人刪詩時曾刪改小序否
曰有害義理處也須刪改今之詩序却煞錯亂有
後人附之者曰關雎之詩是何人所作曰周公作
周公作此以風教天下故曰用之鄉人焉用之邦

國焉上以風化下下以風刺上蓋自天子至於庶
人正家之道當如此也二南之詩多是周公所作
如小雅六月所序之詩亦是周公作後人多言二
南爲文王詩蓋其中有文王事也曰非也附文王
詩於中者猶言古人有行之者文王是也

問關雎樂而不淫哀而不傷何謂也曰大凡樂必失
之淫哀必失之傷淫傷則入於邪矣若關雎則止
乎禮義故如哀窈窕思賢才言哀則思之甚切以
常人言之直入於邪始得然關雎却止乎禮義故
不至乎傷則其思也其亦異乎常人之思也矣

唐棣乃今郁李看此便可以見詩人興兄弟之意
執柯伐柯其則不遠人猶以爲遠君子之道本諸身
發諸心豈遠乎哉

問周禮有復讎事何也曰此非治世事然人情有不
免者如親被人殺其子見之不及告官遂逐殺之
此復讎而義者可以無罪其親既被人殺不自訴
官而佗自謀殺之此則正其專殺之罪可也問避
讎之法如何曰此因赦罪而獲免便使避之也

問周禮之書有訛缺否曰甚多周公致治之大法亦
在其中須知道者觀之可決是非也又問司盟有

詛萬民之不信者治世亦有此乎曰盛治之世固
無此事然人情亦有此事爲政者因人情而用之
問嚴父配天稱周公其人何不稱武王曰大抵周家
制作皆周公爲之故言禮者必歸之周公焉

趙盾弒君之事聖人不書趙穿何也曰此春秋大義
也趙穿手弒其君人誰不知若盾之罪非春秋書
之更無人知也仲尼曰惜哉越境乃免此語要人
會得若出境而反又不討賊也則不免除出境遂
不反乃可免也

紀侯大去其國如梁亡鄭棄其師齊師殲于遂郭亡

之類郭事實不明如上四者是一類事也國君守社稷雖死守之可也齊侯衛侯方遇于垂紀侯遂去其國豈齊之罪哉故聖人不言齊滅之者罪紀侯輕去社稷也紀侯大名也

問王通曰隱德君子也當時有些言語後來被人傳會不可謂全書若論其粹處殆非荀揚所及也若續經之類皆非其作

揚雄去就不足觀如言明哲煌煌旁燭無疆此甚悔恨不能先知遜于不虞以保天命則是只欲全身也若聖人先知必不至於此必不可柰何天命亦

何足保耶問太玄之作如何曰是亦贅矣必欲撰玄不如明易邵堯夫之數似玄而不同數只是一般一作數無窮但看人如何用之雖作十玄亦可况一玄乎

荀卿才高其過多揚雄才短其過少韓子稱其大醇非也若二子可謂大駁矣然韓子責人甚怒

韓退之頌伯夷甚好然只說得伯夷介處要知伯夷之心須是聖人語曰不念舊惡怨是用希此甚說得伯夷心也

問退之讀墨篇如何曰此篇意亦甚好但言不謹嚴

便有不不是處且孟子言墨子愛其兄之子猶鄰之
子墨子書中何嘗有如此等言但孟子拔本塞源
知其流必至於此大凡儒者學道差之毫釐謬以
千里楊朱本是學義墨子本是學仁但所學者稍
偏故其流遂至於無父無君孟子欲正其本故推
至此退之樂取人善之心可謂忠恕然持教不知
謹嚴故失之至若言孔子尚同兼愛與墨子同則
甚不可也後之學者又不及揚墨揚墨本學仁義
後人乃不學仁義但揚墨之過被孟子指出後人
無人指出故不見其過也

韓退之作美里操云臣罪當誅今天王聖明道得文
王心出來此文王至德處也

退之晚年爲文所得處甚多學本是脩德有德然後
有言退之却倒學了因學文日求所未至遂有所
得如曰軻之死不得其傳似此言語非是蹈襲前
人又非鑿空撰得出必有所見若無所見不知言
所傳者何事原性等文
皆少時作

退之正在好名中

退之言漢儒補綴千瘡百孔漢儒所壞者不少安能
補也

凡讀史不徒要記事跡須要識治亂安危興廢存亡之理且如讀高帝一紀便須識得漢家四百年終始治亂當如何是亦學也

問漢儒至有白首不能通一經何也曰漢之經術安用只是以章句訓詁為事且如解堯典二字至三萬餘言是知要也東漢則又不足道也東漢士人尚名節只為不明理若使明理却皆是大賢也自漢以來惟有三人近儒者氣象大毛公董仲舒揚雄本朝經術最盛只近二三十年來論議專一使人更不致思

問陳平當王諸呂時何不極諫曰王陵爭之不從乃引去如陳平復諍未必不激呂氏之怒矣且高祖與羣臣只是以力相勝力強者居上非至誠樂願為之臣也如王諸呂時責佗死節佗豈肯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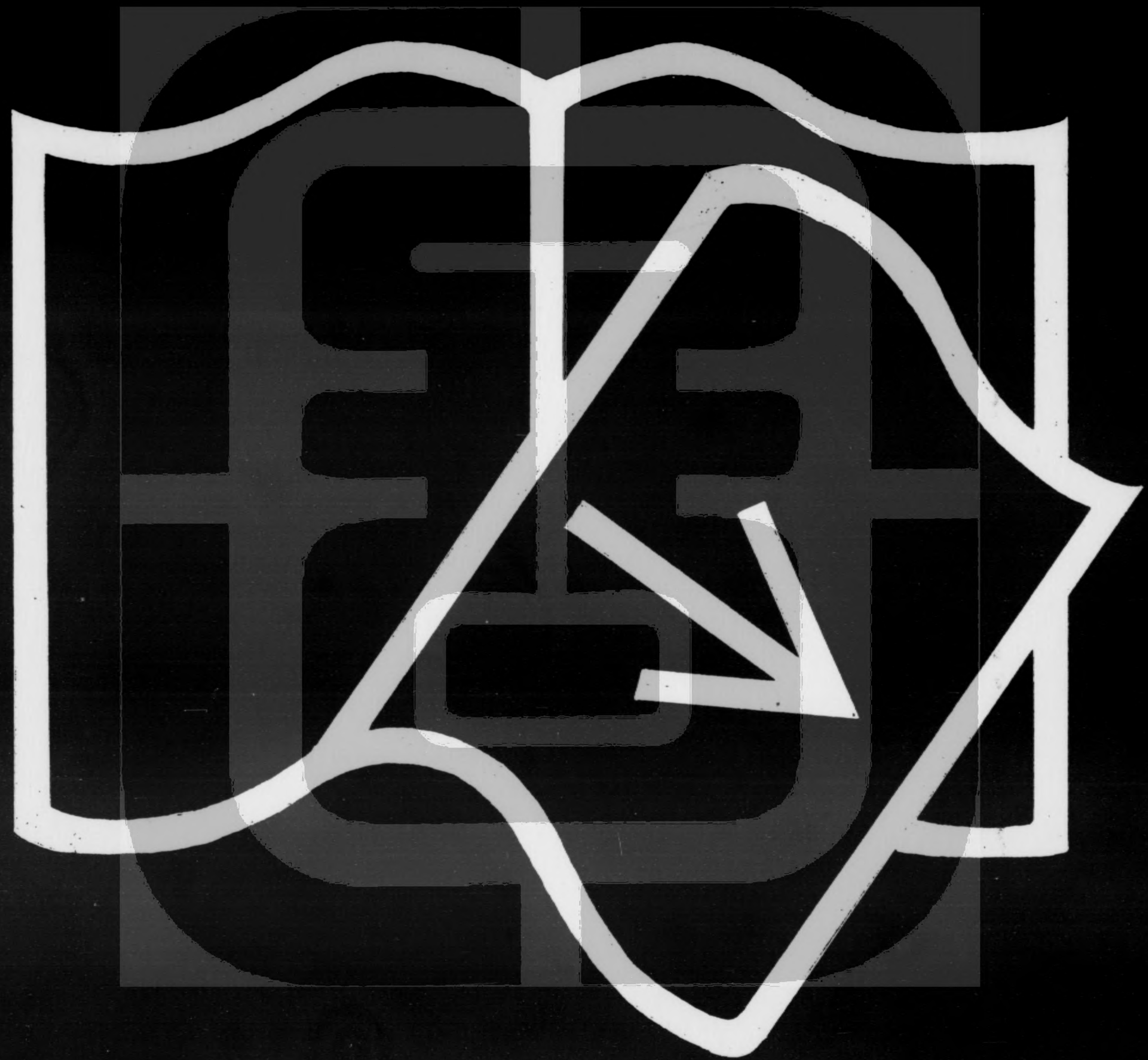
周勃入北軍問曰為劉氏左袒為呂氏右袒既知為劉氏又何必問若不知而問設或右袒當如之何已為將乃問士卒豈不謬哉當誅諸呂時非陳平為之謀亦不克成及迎文帝至霸橋曰願請問此豈請問時邪至於罷相就國每河東守行縣至絳必令家人被甲執兵而見此欲何為可謂至無能

之人矣

王介甫詠張良詩最好曰漢業存亡俯仰中留侯當此每從容人言高祖用張良非也張良用高祖爾秦滅韓張良爲韓報仇故送高祖入關既滅秦矣故辭去及高祖興義師誅項王則高祖之勢可以平天下故張良助之良豈願爲高祖臣哉無其勢也及天下既平乃從赤松子遊是不願爲其臣可知矣張良才識儘高若鴻溝既分而勸漢王背約追之則無行也或問張良欲以鐵槌擊殺秦王其計不已踈乎曰欲報君仇之急使當時若得以鐵

槌擊殺之亦足矣何暇自爲謀耶

王通言諸葛無死禮樂其有興信乎曰諸葛近王佐才禮樂興不興則未可知問曰亮果王佐才何爲僻守一蜀而不能有爲於天下曰孔明固言明年欲取魏幾年定天下其不及而死則命也某嘗謂孫覺曰諸葛武侯有儒者氣象孫覺曰不然聖賢行一不義殺一不辜雖得天下不爲武侯區區保完一國不知殺了多少人邪某謂之曰行一不義殺一不辜以利一已則不可若以天下之力誅天下之賊殺戮雖多亦何害陳恒弑君孔子請討孔



P73

子豈保得討陳恒時不殺一人邪蓋誅天下之賊則有所不得顧爾曰三國之興孰爲正曰蜀志在興復漢室則正也

漢文帝殺薄昭李德裕以爲殺之不當溫公以爲殺之當說皆未是據史不見他所以殺之之故須是權事勢輕重論之不知當時薄昭有罪漢使人治之因殺漢使也還是薄昭與漢使飲酒因忿怒而致殺之也漢文帝殺薄昭而太后不安奈何旣殺之太后不食而死奈何漢治其罪而殺漢使太后雖不食不可免也須權位那箇輕那箇重然後

而求配或兄之子不甚美必擇其相稱者爲之配已之子美必擇其才美者爲之配豈更避嫌邪若孔子事或是年不相若或時有先後皆不可知以孔子爲避嫌則大不是如避嫌事雖賢者且不爲况聖人乎

素問書出於戰國之末氣象可見若是三皇五帝典墳文章自別其氣運處絕淺近如將二十四氣移換名目便做千百樣亦得

陰符經非商末則周末人爲之若是先王之時聖道旣明人不敢爲異說及周室下衰道不明於天下

才智之士甚衆既不知道所趨向故各自以私知
窺測天地盜竊天地之機分明是大盜故用此以
簧鼓天下故云天有五賊見之者昌云豈非盜天
地乎

問老子書若何曰老子書其言自不相入處如水炭
其初意欲談道之極玄妙處後來却入做權詐者

上去

如將欲取之必

然老子之後有申韓看申韓

與老子道甚懸絕然其原乃自老子來蘇秦張儀
則更是取道遠初秦儀學於鬼谷其術先揣摩其
如何然後捭闔捭闔既動然後用鈞錙鈞其端然

後制之其學既成辭鬼谷去鬼谷試之爲張儀

說所動

如人庵中

然其學甚不近道人不甚感之

孟子斥已有置而不足論也

問世傳成王幼周公攝政荀卿亦曰履天下之籍聽
天下之斷周公果踐天子之位行天子之事乎曰
非也周公位冢宰百官總已以聽之而已安得踐
天子之位又問君薨百官聽於冢宰者三年爾周
公至於七年何也曰三年謂嗣王居憂之時也七
年爲成王幼故也又問賜周公以天子之禮樂當
否曰始亂周公之法度者是賜也人臣安得用天

子之禮樂哉成王之賜伯禽之受皆不能無過作
罪記曰魯郊非禮也其周公之衰乎聖人嘗譏之
矣說者乃云周公有入臣不能爲之功業因賜以
人臣所不得用之禮樂則妄也人臣豈有不能爲
之功業哉借使功業有大於周公亦是人臣所當
爲爾人臣而不當爲其誰爲之豈不見孟子言事
親若曾子可也曾子之孝亦大矣孟子纔言可也
蓋曰子之事父其孝雖過於曾子畢竟是以父母
之身做出來豈是分外事若曾子者僅可以免責
爾臣之於君猶子之於父也臣之能立功業者以

君之人民也少君之勢位也假如功業大於周公
亦是以君之人民勢位做出來而謂人臣所不能
爲可乎使人臣恃功而懷怏怏之心者必此言矣
若唐高祖賜平陽公主葬以鼓吹則可蓋征戰之
事實非婦人之所能爲也故賜以婦人所不得用
之禮樂若太宗却不知此太宗佐父平天下論其
功不過做得一功臣豈可奪元良之位太子之與
功臣自不相干唐之紀綱自太宗亂之終唐之世
無三綱者自太宗始也李光弼郭子儀之徒議者
謂有人臣不能爲之功非也

秦以暴虐焚詩書而亡漢興鑒其弊必尚寬德崇經
術之士故儒者多儒者多雖未知聖人之學然宗
經師古識義理者衆故王莽之亂多守節之士世
祖繼起不得不褒尚名節故東漢之士多名節知
名節而不知節之以禮遂至於苦節故當時名節
之士有視死如歸者苦節既極故魏晉之士變而
爲曠蕩尚浮虛而亡禮法禮法既亡與夷狄無異
故五胡亂華夷狄之亂已甚必有英雄出而平之
故隋唐混一天下隋不可謂有天下第能驅除爾
唐有天下如貞觀開元間雖號治平然亦有 狄

之風三綱不正無父子君臣夫婦其原始於太宗
也故其後世子弟皆不可使玄宗纔使肅宗便篡
肅宗纔使永王璘便反君不君臣不臣故藩鎮不
實權臣跋扈陵夷有五代之亂漢之治過於唐漢
大綱正唐萬目舉本朝大綱甚正然萬目亦未盡
舉因問此數端知

洪水滔天堯時亦無許多大洪水宜更思之漢武帝
問禹湯水旱厥咎何由公孫弘對堯遭洪水使禹
治之不聞禹之有水也更不答其所由公孫弘大
是姦人

問東海殺孝婦而旱豈國人寬之所致耶曰國人寬固是然一人之意自足以感動天地不可道殺孝婦不能致旱也或曰殺姑而雨是衆人怨釋否曰固是衆人寬釋然孝婦寬亦釋也其人雖亡然寬之之意自在不可道殺姑不能釋婦寬而致雨也問人有不善霹靂震死莫是人懷不善之心聞霹靂震懼而死否曰不然是雷震之也如是雷震之還有使之者否曰不然人之作惡有惡氣與天地之惡氣相擊搏遂以震死霹靂天地之怒氣也如人之怒固自有正然怒時必爲之作惡是怒亦惡氣

也怒氣與惡氣相感故爾且如今人種蕎麥自存畦隴霜降時殺麥或隔一畦麥有不殺者豈是此處無霜蓋氣就相合處去也曰雷所擊處必有火何也曰雷自有火如鑽木取火如使木中有火豈不燒了木蓋是動極則陽生自然之理不必木只如兩石相戛亦有火出惟鐵無火然戛之久必熱此亦是陽生也鑽木取火人謂火生於木非也兩木相戛用力極則陽生今以石相軋便有火出非特木也蓋天地間無一物無陰陽

兩木冰上温而下冷隕霜不殺草上冷而下温
天火曰災人火曰火人火為害者亦曰災

問日月有定形還自氣散別自聚否曰此理甚難曉
究其極則此二說歸于一也問月有定魄而日遠
於月月受日光以人所見為有盈虧然否曰日月
一也豈有日高於月之理月若無盈虧何以成歲
蓋月一分光則是魄虧一分也

霜與露不同霜金氣星月之氣露亦星月之氣看感
得甚氣即為露甚氣即為霜如言露結為霜非也
雷是陰陽相搏之氣乃是沴氣聖人在上無雷雖有

不為災雖不為災沴氣自在

問鳳鳥不至河不出圖不知符瑞之事果有之否曰
有之國家將興必有禎祥人有喜事氣見面目聖
人不貴祥瑞者蓋因災異而脩德則無損因祥瑞
而自恃則有害也問五代多祥瑞何也曰亦有此
理譬如盛冬時發出一朶花相似和氣致祥乖氣
致異此常理也然出不以時則是異也如麟是太
平和氣所生然後世有以麟駕車者却是恠也譬
如水中物生於陸陸中物生於水豈非異乎又問
漢文多災異漢宣多祥瑞何也曰且譬如小人多

行不義人却不說至君子未有一事便生議論此是一理也至白者易汙此是一理也詩中幽王大惡爲小惡宣王小惡爲大惡此是一理又問日食有常數何治世少而亂世多豈人事乎曰理會此到極處煞燭理明也天人之際甚微宜更思索曰莫是天數人事看那邊勝否曰似之然未易言也又問魚躍于王舟火復于王屋流爲烏有之否曰魚與火則不可知若兆朕之先應亦有之

問十月何以謂之陽月曰十月謂之陽月者陽盡恐疑於無陽也故謂之陽月也然何時無陽如日有光之類蓋陰陽之氣有常存而不移者有消長而無窮者

問作文害道否曰害也凡爲文不專意則不工若專意則志局於此又安能與天地同其大也書曰玩物喪志爲文亦玩物也呂與叔有詩云學如元凱方成癖文似相如始類俳獨立孔門無一事只輸一作顏氏得心齊此詩甚好古之學者惟務養情性其他則不學今爲文者專務章句悅人耳目旣務悅人非俳優而何曰古者學爲文否曰人見六經便以謂聖人亦作文不知聖人亦一作據發覺

中所蘊自成文耳章一作所謂有德者必有言也曰
游夏稱文學何也曰游夏亦何嘗秉筆學爲詞章
也且如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
下此豈詞章之文也

或問詩可學否曰旣學時須是用功方合詩人格旣
用功甚妨事古人詩云吟成五箇字用破一生心
人謂可惜一生心用在五字上此言甚當先生嘗
說王子真曾寄藥來某無以答佗某素不作詩亦
非是禁止不作但不欲爲此閑言語且如人
詩無如杜甫如云穿花蛺蝶深

欸飛如此閑言語道出做甚某所以不嘗作詩今
寄謝王子真詩云至誠通化藥通神遠寄衰翁濟
病身我亦自丹君信否用時還解壽斯民子真所
學只是獨善雖至誠潔行然大抵只是爲長生久
視之術止濟一身因有是句

問先生曾定六禮今已成未曰舊日作此已及七分
後來被召入朝旣在朝廷則當行之朝廷不當爲
私書旣而遭憂又疾病數年今始無事更一二年
可成也曰聞有五經解已成否曰惟易須親撰諸
經則關中諸公分去以某說撰成之禮之名數陝

西諸公刪定已送與呂與叔與叔今死矣不知其
書安在也然所定只禮之名數若禮之文亦非親
作不可也禮記之文亦刪定未了蓋其中有聖人
格言亦有俗儒乖謬之說乖謬之說本不能混格
言只為學者不能辨別如珠玉之在泥沙泥沙豈
能混珠玉只為無人識則不知孰為泥沙孰為珠
玉也聖人文章自然與學為文者不同如繫辭之
文後人決學不得譬之化工生物且如生出一枝
花或有剪裁為之者或有繪畫為之者看時雖似
相類然終不若化工所生自有一般生意

冠昏喪祭禮之大者今人都不以為事其舊曾脩六

禮冠昏喪祭將就後被召遂罷今更一二年可成

家間多戀河北舊俗未能遽更易然大率漸使知

義理一二年書成可皆如法禮從宜事從俗有大

每月朔必薦新如仲春薦四時祭用仲月用件見

占者天子諸侯於特祭之外更有三祭冬至祭始

祖厥初生立春祭先祖季秋祭禘佗則不祭冬至

陽之始也立春者生物之始初一作也季秋者成物

之始時一作也祭始祖無主用祝以妣配於廟中正

位享之祭只一位者祭先祖亦無主先祖者自始

祖而下高祖而上非一人也故設二位祖妣異坐一云二位

異所享也常祭止於高祖而下自父而推至於

情旁親有後者自為祭無後者祭之別位為叔伯

也如殤凡配止以正妻一人如諸侯用元妃是也

或奉祀之人是再娶所生者即以所生母配亦惟

元妃同穴後世或再娶皆同穴而忌日必遷主出

祭於正寢正寢也蓋廟中尊者所據又同室難以

獨享也於正寢可以家必有廟古者廢人祭於寢

人無廟可廟中異位祖居中左方以昭穆次序皆

立影堂廟必有主既祧當理於所葬如奉祀其大是

如此且如豺獾皆知報本今士大夫家多忽此厚

於奉養而薄於祖先甚不可也凡事死之禮當厚

於奉生者至於嘗新必薦享後方食薦數則饋必

宜合人家能存得此等事數件雖幼者漸可使知

禮義凡物知母而不知父走獸是也知父而不知

祖飛鳥是也惟人則能知祖若不嚴於祭祀殆與

鳥獸無異矣

問祭酒用幾奠曰家中尋常用三奠祭法中却用九

奠以禮有九獻又問既奠之酒何以置之曰古者

灌以降神故以茅縮酌謂求神於陰陽有無之間

故酒必灌於地若謂奠酒則安置在此今人以澆
在地上甚非也既獻則徹去可也傾在
器

或問今拜掃之禮何據曰此禮古無但緣習俗然不

害義理古人直是誠質樽葬只是藏體魄而神

則必歸於廟既葬則設木主既除几筵則木主安

於廟故古人惟專精祀於廟今亦用拜掃之禮但

簡於四時之祭也

木主必以栗何也曰周用栗土所產之木取其堅也

今用栗從周制也若四方無栗亦不必用但取其

木之堅者可也

凡祭必致齊齊之日思其居處思其笑語此孝子平

日思親之心非齊也齊不容有思有思則非齊齊

三日必見其所為齊者此非聖人之語齊者湛然

純一方能與鬼神接然能事鬼神已是上一等人

古者男為男尸女為女尸自周以來女無可以為尸

者故無女尸後世遂無尸能為尸者亦非尋常人

今無宗子法故朝廷無世臣若立宗子法則人知尊

祖重本人既重本則朝廷之勢自尊古者子弟從

父兄今父兄從子弟子弟由不知本也且如漢高

祖欲下沛時只是以帛書與沛父老其父老便能

率子弟從之又如相如使蜀亦移書責父老然後子弟皆聽其命而從之只有一箇尊卑上下之分然後順從而不亂也若無法以聯屬之安可且立宗子法亦是天理譬如木必從根直上一幹如大亦必有方枝又如水雖遠必有正源亦必有分派處自然之勢也然又有旁枝達而為幹者故曰古者天子建國諸侯尊宗云

凡言宗者以祭祀為主言入宗於此而祭祀也別子為祖上不敢宗諸侯故不祭下亦無人宗之此無宗亦莫之宗也別子之嫡子即繼祖為大宗此有

大宗無小宗也別子之諸子祭其別子別子雖是祖然是諸子之禰繼禰者為小宗此有小宗而無大宗也有小宗而無大宗此句極難理會蓋本是大宗之祖別子之諸子稱之却是禰也

今人多不知兄弟之愛且如閭閻小人得一食必先以食父母夫何故以父母之口重於己之口也得一衣必先以衣父母夫何故以父母之體重於己之體也至於犬馬亦然待父母之犬馬必異乎己之犬馬也獨愛父母之子却輕於己之子甚者至若仇敵舉世皆如此惑之甚矣

伯叔父之兄弟伯是長叔是少今人乃呼伯父叔父
爲伯叔大無義理呼爲伯父叔父者言事之之禮
與父同也

或曰事兄盡禮不得兄之歡心奈何曰俱當起敬起
孝盡至誠不求伸已可也曰接弟之道如何曰盡
友愛之道而已

問妻可出乎曰妻不賢出之何害如子惠亦嘗出妻
今世俗乃以出妻爲醜行遂不敢爲古人不如此
妻有不善便當出也只爲今人將此作一件大事
隱忍不敢發或有隱惡爲其陰持之以至縱恣養

成不善豈不害事人脩身刑家最急纔脩身便到
刑家上也又問古人出妻有以對姑叱狗蒸蒸不
熟者亦無甚惡而遽出之何也曰此古人忠厚之
道也古之人絕交不出惡聲君子不忍以大惡出
其妻而以微罪去之以此見其忠厚之至也且如
叱狗於親前者亦有甚大故不是處只爲佗平日
有故因此一事出之耳或曰彼以此細故見逐安
能無辭兼佗人不知是與不是則如之何曰彼必
自知其罪但自己理直可矣何必更求佗人知然
有識者當自知之也如必待彰暴其妻之不善使

他人知之是亦淺丈夫而已君子不如此大凡人
說話多欲令彼曲我直若君子自有一箇含蓄意
思或曰古語有之出妻令其可嫁絕友令其可交
乃此意否曰是也

問士未仕而昏用命服禮乎曰昏姻重禮重其禮者

當盛其服况古亦有是

士乘墨車之類

今律亦許假借曰

無此服而服之恐僞曰不然今之命服乃古之下
士之服古者有其德則任士未仕者也服之其宜
也若農商則不可非其類也或曰不必用可否曰
不得不可以爲悅今得用而用之何害過期非也

昏禮不用樂幽陰之義此說非是昏禮豈是幽陰但
古人重此大禮嚴肅其事不用樂也昏禮不賀人
之序也此說却是婦質明而見舅姑成婦也三日
而後宴樂禮畢也宴不以夜禮也

問臣拜君必於堂下子拜父母如之何對曰君臣以
義合有貴賤故拜於堂下父子主恩有尊卑無貴
賤故拜於堂上若婦於舅姑亦是義合有貴賤故
拜於堂下禮也

問媵叔古無服今有之何也曰禮記曰推而遠之也
此說不是媵與叔且遠嫌姑與媵何嫌之有古之

所以無服者只為無屬其夫屬乎父道者妻皆母

道也今上有父有母下有子有婦叔父伯父父之

屬也故叔母伯母之服與叔父伯父同兄弟之子

子之屬也故兄弟之子之婦服與兄弟之子同若

兄弟則已之屬也難以妻道屬其妻此古者所以

無服以義理推今之有服亦是豈有同居之親而

無服者又問既是同居之親古却無服豈有兄弟

之妻死而已憇然無事乎曰古者雖無服若哀戚

之心自在且如鄰里之喪尚春不相不巷歌匍匐

救之况至親乎

服有正有義有從有報古者婦喪舅姑以期今以三

年於義亦可但名未正此可謂之從服從夫也蓋

凡筵而巳不報服若姑之子為舅之子服是也異

姓之服只推得一重若為母而推則及舅而止若

為姑而推則可以及其子故舅之子無服却為既

與姑之子為服姑之子須當報之也故姑之子舅

之子其服同

八歲為下殤十四為中殤十九為上殤七歲以下為

無服之殤無服之殤更不祭下殤之祭父母主之

終父母之身中殤之祭兄弟主之終兄弟之身上

殤之祭兄弟之子主之終兄弟之子之身若成人而無後者兄弟之孫主之亦終其身凡此皆以義起也

問女既嫁而為父母服三年可乎曰不可既歸夫家事他舅姑安得伸己之私

問人子事親學醫如何曰最是大事今有璞玉於此必使玉人彫琢之蓋百工之事不可使一人兼之故使玉人彫琢之也若更有珍寶物須是自看却必不肯任其自為也今人視父母疾乃一任醫者之手豈不害事必須識醫藥之道理別病是

藥當如何故可任醫者也或曰已未能盡醫者之術或偏見不到適足害事奈何曰且如識圖畫人未必盡得如畫工然他却識別得工拙如自己曾學令醫者說道理便自見得或已有所見亦可說與他商量陳本止此以增

上古之時自伏羲堯舜歷夏商以至于周或文或質因襲損益其變既極其法既詳於是孔子參酌其宜以為百王法度之中制此其所以春秋作也孫明復主以無主而作亦非是但顏淵問為邦聖人對之以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樂則韶舞

則是大抵聖人以道不得用故考古驗今參取百
王之中制斷之以義也

禘者魯僭天子之大祭也禴者祭之始也以其僭上
之祭故自禴以往不欲觀之

凡觀書不可以相類泥其義不爾則字字相梗當觀
其文勢上下之意如充實之謂美與詩之美不同
學者後來多耽莊子若謹禮者不遠則是佗頃看祭
子爲佗極有膠固纏縛則頃求一放曠之說以自
適譬之有人於此又困纏縛則頃覓一箇出身處
如東漢之末尚節行尚節行太甚頃有東晉放曠

其勢必然

冬至書雲亦有此理如周禮觀禋之義古太史既有
此職必有此事又如太史書不知周公一一會與
不曾看過但甚害義理則必去之矣如今靈臺之
書須十去八九乃可行也今歷法甚好其他禁忌
之書如葬埋昏嫁之類極有害

論語問同而答異者至多或因人才性或觀人之所
問意思而言及所到地位

極高明道中庸所以爲民極極之爲物中而能高者
也

君子不成章不達易曰美在其中暢於四支成章之
謂也

予官吉之永豐簿訟檄至臨川見劉元承之
子縣丞誠問其父所錄伊川先生語蒙示以
元承手編伏讀歎仰因乞傳以歸建炎元年
十月晦日菴山陳淵謹書

河南程氏遺書第十八

